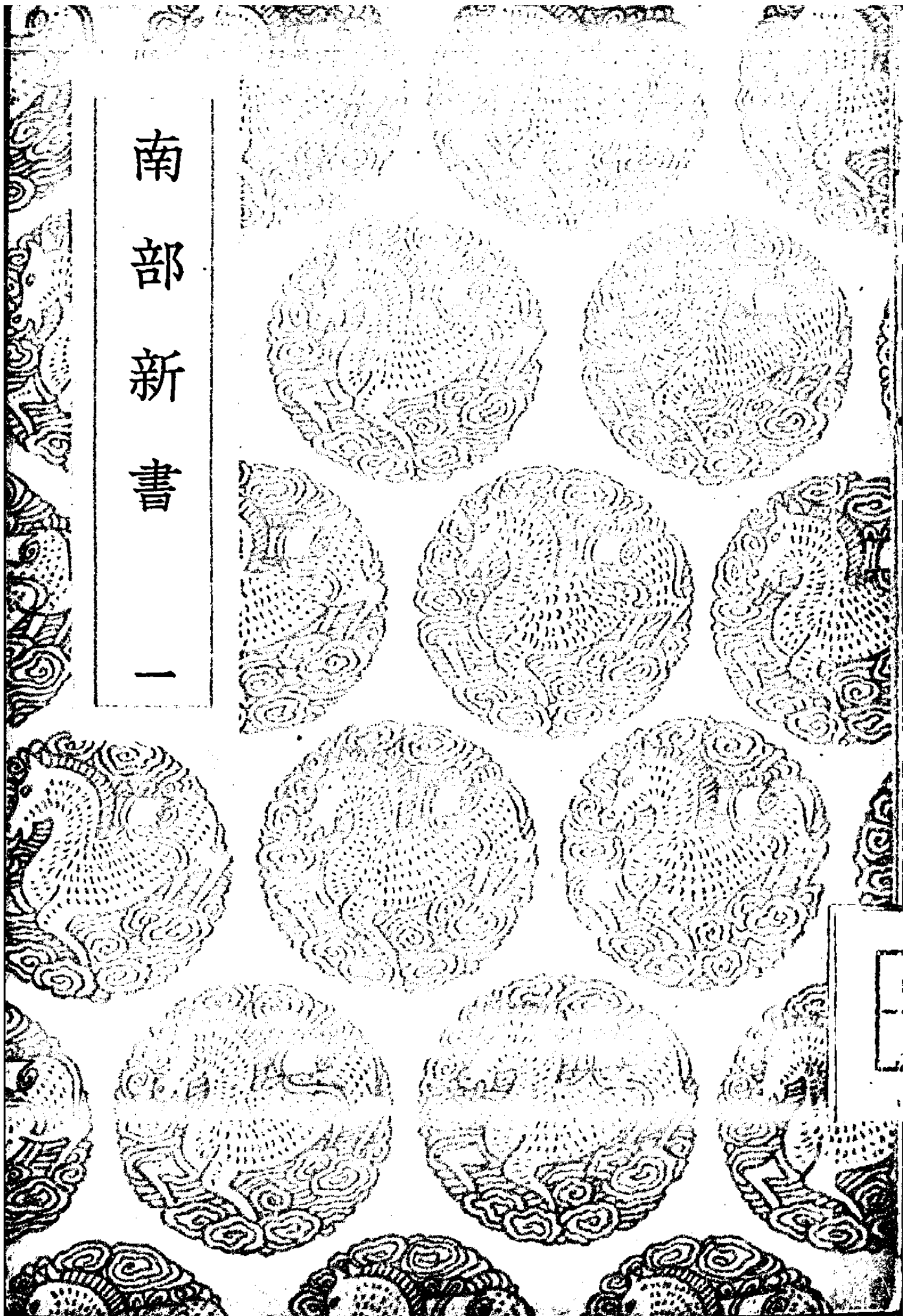


南部新書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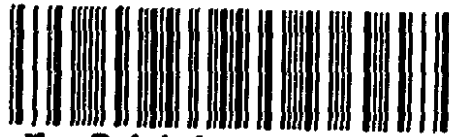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 部 新 書

(一)



3 0646 4340 0

錢 易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津
討原及粵雅堂叢書皆收有此
書學津本出自士禮居又依趙
清常本訂正足稱完帙故據以
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南部新書十卷。宋錢易撰。舊本卷首題錢後人。蓋以姓譜載錢氏出錢鏐也。易字希白。吳越王侗之子。真宗朝官至翰林學士。是書乃其大中祥符閒知開封縣時所作。皆記唐時故事。閒及五代多錄軼聞瑣語。而朝章國典。因革損益。亦雜載其中。故雖小說家言。而不似他書之侈談迂怪。於考證尙屬有裨。晁公武讀書志作五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標題。自甲至癸。以十干爲紀。則作十卷爲是。公武所記。殆別一合併之本也。世所行本。傳寫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別有一本。從曾慥類說中摘錄成帙。半經刪削。闕漏尤甚。此本共八百餘條。首尾完具。以諸本彙校。皆不及其全備。當爲足本矣。

先君尚書在章聖朝。祥符中。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宰開封。民事多閒。潛心國史。博聞強記。研深覃精。至于前言往行。孜孜念慮。嘗如不及。得一善事。疏於方冊。曠日持久。乃成編軸。命曰南部新書。凡三萬五千言。事實千成。編五列卷十。其間所紀。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無纖巨。善惡足爲鑒誠者。忠鯁孝義。可以勸臣子。因果報應。可以警愚俗。典章儀式。可以識國體。風誼廉讓。可以勵節槩。機辯敏悟。怪奇邈特。亦所以誌難知而廣多聞。爾雅爲六藝鈐鍵。而采謠誌考方語。周詩形四方。風雅比興。多蟲魚草木之類。小子不肖。叨繼科目。嘗踐世宦。假字宮。鑰浚涸。事休閒。繹家集。因以新書次爲門類。繕寫淨本。致于鄉曲。以圖刊鏤。昔班氏家有賜書。而擅史學。王涯之以左右舊事。緘于青箱。卒用名代。敢跋而及。聊緝先志。云。子翰林侍讀學士錢明逸序。

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南部新書

甲

宋 錢 易 希 白



自武德至長安四月已前。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筆。每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

尚書諸廳。歷者有壁記。入相則以朱點之。元和後。惟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時省中謂之朱點廳。

章夏卿與弟正卿。大歷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歸二難之手。韓昆。大歷中為制科第三等勅頭。代皇異之。詔下日。坐以采輿翠籠。一作命近臣持采仗鞭。厚錫繒帛。以

示殊澤。

常衮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為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鞋著。及衮視事。不決旬果除。

凌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皆北面。閣中有中隔。隔內面北寫功高宰相。南面寫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

功臣。

證聖元年正月。明堂災。重造天冊萬歲殿。二年三月成。號爲通天宮。

項斯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甚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斯明年登上第。

上元中。長安東內始置延英殿。每侍臣賜對。則左右悉去。故直言讜議。盡得上達。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皇在東宮。飄聽獻之。聽以總兵不從。及卽位。太原擬帥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爲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降制。

開元御札云。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爲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曖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中。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

祠部省中謂之冰去廳。言其清且冷也。

尙書省東南向陽通衢。有小橋。相承曰。拗項橋。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

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或夜聞絲竹之音。則省中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頗覺爲繁。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鑰以貯之。人以爲便。至今不改。

始無笏囊。皆標笏于馬上。張曲江清瘦不任。乃置笏囊。

祕書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令餘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校書郎。挾彈中。

鶴一眼。時人乃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卽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廳被校書侵。

曹礪、楊收、徐商、路巖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礪礪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路幾時休。

李林甫寡薄。中表有誕子者。以書賀之云。知有弄璋之慶。

鄭注鎮鳳翔。皆擇貞正之士。以爲幕席。亦欲遏其邪行。及注敗。皆爲監軍所誅。

溫大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高祖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後弟大有又除中書

侍郎。大有一作彥博。

中書省有盤石。初薛道衡爲內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詔後。孫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

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精。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

元和十五年也。

女道士魚元機住咸宜觀。攻篤什。殺婢綠翹。甚切害。事敗奔市。

崔四八卽慎由之子。小名繙郎。天下呼油爲麻膏。故謂之麻膏相公。

開元中。岐薛以下。輪日載筆于乘輿前。作內起居注。四季朱印聯名。牒送史館。至天寶十載季冬。已成三

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雕檀軸。紫鳳綾表。遂別起大閣貯之。逆胡陷西京。先以火千炬焚是閣。

移時灰滅。故實錄百不敘及一二。

小許公從工部侍郎除中書舍人。一本作侍郎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一本重制誥二字舍人有政事食。自此爲始。

太和中。上自延英退。獨召柳公權對。上不悅曰。今日一場大奇也。嗣復李珣道張諷是奇才。請與近密官。鄭覃夷行卽云是姦邪。須斥之于嶺外。教我如何卽是公權奏曰。允執厥中。上曰。如何是允執厥中。又奏。嗣復李珣旣言是奇才。卽不合斥于嶺外。鄭覃夷行旣云是姦邪。亦不合致于近密。若且與荆襄間一郡守。此近于允執厥中。旬日又召對。上曰。允執厥中。向道也是。張遂爲郡守。

賈會除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之。言者以中書是曹司名。父之名又同音。名別于禮。無嫌。會乃就職。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廩。職方郎中李奮。俱非善射。箭不及堞。而互言工拙。奮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奮曰。奮去堞三十步。盧箭去奮三十步。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諸生隱徂來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于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白之詞也。尙在焉。

江西私釀酒法尤嚴。王仲舒廉察日。奏罷之。

宰相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爲中書令。始移就中書省。政事印亦改中書門下之印。開元中。花萼樓大酺。人衆莫遏。遂命嚴安之定場。以笏畫地。無一輩敢犯。盧攜常題司空圖壁云。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嘆屯奇。

龍朔中楊思元特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爲選人夏彪訟之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故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開元皇帝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值暮春戎服臂鷹于野次時有豪氏子十餘輩供帳于昆明上時突會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李某諸輩驚散上聯舉三船盡一巨艦而去

襄王僭僞朱玫秉政百揆失序逼李拯爲內署拯常吟曰紫宸朝罷綴鸞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拯終爲亂兵所殺

武德七年遣刑部尙書沈叔安攜天尊像賜高麗仍令道士往彼講道德經自先天初至開元十五年儀同者四人姚崇宋璟王同皎王毛仲

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三百戶長公主五百戶有至六百戶唯太平相王躡此制黃巢入青門坊市聚觀尙讓慰曉市人曰黃王爲生靈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

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故趙縱之奴當干論縱陰事張鎰疏而杖殺之縱卽郭令之聲

建中末姚況有功于國爲太子中舍人旱蝗之歲以俸薄不自給而以餒終哀哉田神功大歷八年卒于京師許百官弔喪上賜屏風柶褥于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以來將帥不

兼三事者。哀榮無比。

柳渾舊名載。爲朱泚所逼。及克復。上言曰。頃爲狂賊點穢。臣實耻稱舊名。矧字或帶戎。時當偃武。請改名渾。渾後入相。封宜城公。謂之柳宜城。

韋觀著易蘊。甚有奧旨。觀見素孫。

郭令公終始之道無缺焉。惟以譖怒判官張譚。奏杖殺之。物議爲薄。

張巡每戰大呼。牙齒皆碎。及敗。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不可三四。初守寧陵也。使許遠詣賀蘭進明乞救。兵進。明大宴。遠不下喉。自嚙一指爲食。進明終不應。以至于破。

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之少年驍勇者數百人。每出遊獵。持弓矢于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獸文彩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孝和又增之萬騎。皆置使以領之。

彭偃與朱泚下僞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泚敗。偃誅。其妖亂也如此。

大和九年冬。甘露事敗。將相弃市。王璠謂王涯曰。當初勸君斬却鄭注。斬之。豈有此事也。此雖臨刑之言。然固當矣。

梁祖常言於明皇。趙崇是輕薄團頭。于鄂州座上。佯不識略。呼爲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此亦挫韓偓也。

王皇后開元中。恩寵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訴之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爲三郎生

日爲煎餅耶上戚然憫之而餘恩獲延三載。

武德初史館尙隸祕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移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

公孫羅爲沛王府參軍撰文撰音義十卷羅唐初人。

開元中裴光庭爲侍中門下過官委主事閻麟之裁定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物議醜之。

張延賞怙權矜已嫉柳渾之守正使人謂之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

王績在太原舊將王無縱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

大歷中隴州貓鼠同乳率百僚賀崔祐甫獨奏曰仁則仁矣無乃失于性乎。

李邕自滑州上計也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蓋邕負美名類被貶斥剝落在外也。

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有清德天寶十三年卒門人相與諡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駙馬都尉鄭潛曜睿皇之外孫尙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卽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墮刺

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至哉孝子也。

殿中監少監尙衣尙舍尙輦大朝會皆分左右隨轍扇立入關亦同之。

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

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者。納省卷。有纂異一部十卷。勝出曰。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却還。復言因此罷舉。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往通于宮禁。

五月一日。御宣政殿。百僚相見之儀。貞元已來。常行之。自後多闕。崆峒山。在松州屬龍州。西北接蕃界。蜀破後。路不通。卽非空桐也。

長安中秋望夜。有人聞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又聞有和者曰。九衢日生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晦冥。皆聞其喧聚之聲。怪哉。

太和中。程修己以書進見。嘗舉孝廉。故文皇待之彌厚。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猶豫未定。許南陽宣言于朝曰。田舍翁購種得十斛麥。尙須換却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上意乃定。呼牝雞之孽。洎移土德。過始于南陽。

白樂天之母。因着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張介然。天寶中。爲尉衛卿。因入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鄉里不知。臣河東人也。請例載于故鄉。上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尙當別賜。本鄉列戟。介然始也。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嘗白事于王縉。縉曰。尹南方尹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總章中。天子服婆羅門藥。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

貞元中。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卒之日。曇得疾。見緩爲祟而卒。韋氏專制。明皇憂甚。獨密言于王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

開元中。諸王友愛特甚。常謂近侍曰。思作長枕大被。與諸王同臥。

鄱陽人張朝。爲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獲免。

中書省柳樹久枯死。興元二年。車駕還而柳活。明年。呂渭以爲禮部賦。上甚惡之。盧羣昔寓居鄭州。典貼得良田。及爲鄭滑節度。悉召其主還之。時以爲美談。

自貞元來。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謂之宮市。

日本國大臣曰真人。猶中朝戶部尙書。

郭代公元振。爲西涼州牧。時西蕃酋烏質勒強盛。元振爲之立語。俄頃雪下盈尺。質勒旣老久立。歸而遂死。人謂詭殺烏質勒。

賈隨孝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酷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身不肯西坐。其寢以西首。

南部新書

乙

貞元十二年。盧邁喪弟。請出城臨。近年宰相多拘守。而邁有此行。時人美之。

裴延齡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自號小裴。

楊氏於靜恭一房猶盛。汝士虞卿。漢公魯士是也。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巖。巖生郁。郁生覃。覃太平興國八年成名。近爲諫議大夫。知廣州卒。堪爲翰林承旨學士。隨僖皇幸蜀。真在中和院。承休自刑部員外郎使浙右。值多難。水陸相阻。遂不歸。巖侍行十六矣。我曾門武肅辟之幕下。先人承襲。巖已爲丞相。及叔父西上。巖以圖籍入覲。卒于秀州。年八十餘。今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侃。亦巖之第三子。鄆孫也。巖之子司封員外郎。蛻卽巖第三子。鄆之子。鄆入京爲員外郎。分司判西臺。卒。侃端拱二年成名。蛻淳化三年登科。修行卽四李也。發蝦收巖履道。卽憑冰疑也。新昌卽於陵也。後涉入相。卽條行房也。制下之日。母氏垂泣不悅。以收故也。

蕭氏登三事者。多於他族。首於瑀。嵩華僉做真。遵順次之。

貞元十二年。天子降誕日。詔儒官與緇黃講論。初若矛盾相向。後類江海同歸。三殿談經。自此始也。韓臯自京尹貶撫州司馬。召左執金吾湊于延英。面受京尹。便令視事。時尙未有制。

金鑾殿始立于金鑾坡。至朱梁始改爲金鑾殿焉。

開元中筆匠者名鐵頭。能斲竹如玉。人莫傳其法也。

婦人之貴。無出于苗夫人。晉卿之女。張嘉貞之新婦。延賞之妻。弘靜之母。韋阜外姑。

王徽爲相。只一日。中和五年二月。除昭義節制。徽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

展致君之戀。後蕭翼拜相。度降麻日。薨。陸希聲登庸。未上。弃世。今徽之曾孫平叔。見任禮博。希聲之子

賓于終于殿省。

凡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選一人明練政事者。專

典機密。謂之解事舍人。

開元中將軍宋清有神劍。後爲瓜州牧李廣琛所得。哥舒翰知而求之。廣琛不與。因贈詩曰。刻舟尋已化。

彈缺未酬恩。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羅國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足如驅。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銅鐵。夷俗呼爲麗鳥。

貞觀二十三年。始改治書御史爲御史中丞。其年亦改諸州治中爲司馬。禮部郎爲奉禮郎。

儀鳳二年。長安光宅坊掘得石函。函之內有佛舍利萬餘粒。

貞元十二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之東亭。令施屏風于坐位之後。畫漢魏以下名臣。并列善言美事。

永徽五年。吐蕃獻大拂廬。高五丈。廣二十步。

祖詠試雪霽望終南詩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納主司詰之對曰意盡

咸通九年正月始以李贊皇孫延右起家爲集賢校理

諸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故楊汝士建節後詩云拋却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峯雲開山僧見我衣裳窄

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如今老大騎官馬羞向關西道姓楊

貞元十四年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過從張建封奏也

舊皆傳呼貞觀十年馬周奏置街鼓以代傳呼自此而罷

永徽五年八月蔣孝璋除尙藥奉御員外置同正員員外官始自此

貞元後每歲二月八日總章寺佛牙開至十五日畢四月八日崇聖寺佛牙開至十五日畢此牙卽郝吒太子宣律

者師

進士春關宴曲江亭在五六月間一春宴會有何士參者都主其事多有欠其宴罰錢者須待納足始肯

置宴蓋未過此宴不得出京人戲謂何士參索債宴士參卒其子漢儒繼其父業南院驅使官鄭鎔者

知名天下後亦官至宣州判司故宛陵王公凝判離充職得朝散階如鄭鎔與何士參及堂門官張良

佐皆應三數百年在在于人口

李林甫開元初爲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是中表之戚託其子求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

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

明皇末年在華清宮。值正月望。欲夜遊。陳元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

大歷中禁屠殺。而郭子儀隸人殺羊。裴諝尹京具奏之。或言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蓋之。裴笑曰。非爾所解。郭公權太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吾今發其細過。以明其不弄權。用安大臣耳。人皆是之。謂五世爲河南尹。坐未嘗當正位。

貞元十二年。始置掖庭局令。

吏部有四拗。冬納文書之始。却謂之選門閉。四月秋省事畢。反謂之選門開。選人各在令史門前。謂之某家百姓。南場判後。狀却黏在判前。

章臯見辱于張延賞。崔圓受薄于李彥允。皆丈人子聳。後章爲張西川交代。崔殺李。殊死。

趙光逢有時稱。謂之玉界尺。

鄭滑盧宏正尙書題柳泉驛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却自度支郎中。除鄭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從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縣。今年從楚州刺史。除給事中。計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縣宿。事雖偶然。亦冥數也。

韓偓。卽瞻之子也。兄儀。瞻與李義山同年。集中謂之韓冬郎是也。故題偓云。七歲裁詩走馬成。冬郎。偓小名。偓。字致光。

王行丞善琵琶。賈魏公善琴。皆妙絕一時。

李邵除賀州人言不熟臺閣故著骰子選格。

貞元二年以右常侍于頔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少府監李忠誠爲千牛衛上將軍司農卿姚明啟爲右領軍大將軍右庶子裴諤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參用文武也。

韓滉浙西統制一方頗著勤績晚途政甚苛慘亦可惜也。

咸通九年劉凡章放榜後奏新進士春闈前擇日謁謝先師皆服青襟介幘有洙泗之風焉。

長安四月以後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公餼之盛常日不同。

每歲寒食薦錫粥雞毬等又薦雷子車至清明尙食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三疋。

椀一口都人並在延興門看人出城洒掃車馬喧闐新進士則于月燈閣置打毬之宴或賜宰臣以下

醪酒卽取醪酒也

貞元中蔡帥陳先奇于李希烈庭中得錢一文大小如開通之狀文曰天下太平。

自唐初來歷五院惟三人李商隱張延賞溫造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

貞元十八年五月以祠部員外郎裴秦檢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殊拜也。

顧況志尙疎逸近于方外時宰招以好官況以詩答之云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

籠中鶴東望瀛洲叫一聲。

貞元初山人鄧思齊獻威靈仙草出商州能愈衆疾禁中試有效特令編付史館。

貞元十七年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宋祁爲補闕。與同省候李崖州而笑語稍聞。浹旬除河清令。

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

十人五人醜率酒饌。請題目于知己朝達。謂之私試。七月後投獻新課。并于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郭幼明子儀之母弟。無學術武藝。但善飲酒。好會賓客而已。卒亦贈太子太傅。

孔巢父使田悅謂之曰。不早歸國。爲一好賊爾。悅曰。爲賊旣曰好賊。爲臣當作功臣。

開元天寶間有內三司。置于禁中。內職有權要者掌之。天下財穀著之簿間。毫髮無隱。

韋貫之及第年。建議曰。今歲有司放榜。春關以前。請以新及第爲名。至今不改。

韋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遂成故事。

令狐楚久爲太常博士。有詩云。何日肩三署。終年尾百僚。

梁祖欲以牙將張延範爲太常卿。諸相議之。裴樞曰。延範勳臣。幸有方鎮節鉞之命。何籍樂卿。恐非梁王之旨。乃持之不與。裴終以此受禍。

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并護僮僮子千人。晚入內。至夜于寢殿前進儺。然蠟炬。燎沈檀。熒煌如晝。上與親王妃主已下觀之。其夕賞賜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覓僮子之衣。着而竊看宮中。頃有進士臧

童者老矣。偶爲人牽率。同入其間。爲樂吏所驅。時有一跌。不敢擡頭視。執犖牛尾拂子。鞠躬宛轉。隨隊唱夜好。千匝于廣庭之中。及將旦。得不勝困劣。扶鼻而歸。一病六十日。而就試不得。

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常袞塞之。以示尊大。凡有公事商量。卽降宣付開門。開延英。開門。翻宣申中書。并榜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卽宰臣入榜子。奏請開延英。又一說。延英殿卽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晉卿居相。以足疾。上每于此待之。宰相對小延英。自此始也。

李揆秉政。苗侍中薦元載。揆不納。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豎頭鼠目之人。及載入相。除揆祕書監。江淮養疾。凡十餘年。

五方師子。本領出在太常。靖恭崔尙書邠爲樂卿。左軍并教坊。曾移牒索此戲。稱云備行從。崔公判回牒。不與閱。讎日如方鎮大享。屈諸司侍郎兩省官同看。崔公時在色養之下。自靖恭坊露冕從板輿。入太常寺棚中。百官皆取路迴避。不敢直衝。時論榮之。

盧杞貌醜而藍色。人皆鬼視之。

陳少遊除桂察。許中人董秀。歲供五萬米。行販越察。

故事。諸官兼大夫中丞。但升在本官之上。貞元中。元涵爲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便判臺事。

父子知舉三家。高鑑子湘。湜子邵。子允躬。崔邠子瑤。惟崔氏相去只二十年。吏部故事。放長名榜。舊語曰。長名以前。選人屬侍郎。長名已後。侍郎屬選人。

吏部常式舉選人家狀須云中形黃白色少有髭或武選人家狀云長形紫黑多有髭。

西蕃諸國通唐使處置銅魚雄雌相各十二隻皆銘其國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內雌者付本國如國使正月來貢第一魚餘同準此閏月即買本國而已校其雌雄合依常禮待之差謬即按至開元末鴻臚奏蕃國背叛銅魚多散失始令所司改鑄。

大和中上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帝曰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

貞元中裴肅爲常州刺史以進奉爲越察劉贊死于宣州判官嚴綬領軍進奏爲刑部員外天下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奏自嚴綬始。

鄭雲逵由朱滔軍逃歸長安自盧龍掌記檢校祠部員外郎除諫議大夫。

徐浩越州人嶠之子三遷右拾遺並充麗正殿校理。

絳州碧落觀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元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怪說但背有碧落二字故傳爲碧落碑。

白傅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絳之一篋未嘗開劉三復或請之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

蕃中飛鳥使中國之驛騎也。

舊制起居院在中書省內。

貞元中太常奏每年小大中祠共七十七祭。

天寶中語云。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行義敦交也。殷寅、顏真卿、柳芳、陸贄、蕭穎士、李華、邵軫、趙驥。天后時。太常丞李嗣真。開東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忘。

五原有冤獄。顏真卿爲御史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復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皆不齒。天下聳動。

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報。貞元中。盧杞爲相。請分之。楊炎固以爲不可。

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奏有人于長興坊得玉璽。文曰天子信璽。

樊三藏至西域。入維摩詰方丈。及還。將紀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

元和中。李絳、崔羣同掌密命。章貫之。裴度知制誥。李簡中丞。并裴埴在翰林日所舉。皆相次入輔。

太和中。樂工尉遲璋左。能嚙喉爲新聲。京師屠沽效呼爲拍彈。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孝行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臺者六所。今古無之。元孫禹錫。咸平二年。學究登科。

見任虞部員外郎。

貞觀中。紀國僧慧靜。撰續英華詩苑。行于代。慧靜常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慧靜俗姓房。有操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南部新書

丙

梁崇義。長安市井人。有力。能卷金舒勾。後自羽林射生累爲襄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終以謀叛伏誅。道州錄事參軍王沼。與楊炎有微恩。及炎入相。舉沼爲監察御史。始減公議。

舊令一品墳高一丈八尺。惟郭子儀薨。特加十尺。

貞元以來。禁中餼瓶。不過高五尺。齊映在江西。因降誕日。獻高八尺者。士君子非之。

穆元。休寧之父也。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授偃師丞。

朱泚亂。臣之守節。不爲迫脅。程鎮之。劉迺。蔣沈。趙驪。薛岌。

于邵。善知人。樊澤舉制科至京。一見之。謂人曰。將相之材也。後五年而澤建節。崔元翰赴舉。年五十。亦曰。不十年當掌誥。皆如其言。其知人也如此。

西川浣花任國夫人。卽崔寧妻也。廟今存。

王叔文始欲掃木場。斬劉闢。而韋執誼遠之。蓋欲爲臯求三川也。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

李令問。開元中爲殿中監。事饌尤酷。鸞鶴籠驢皆有之。令問世績之孫也。

咸通中。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並列門戟。

天授中。中丞李嗣真等爲十道存撫使。合朝有詩送之。名曰存撫集。凡十卷。

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桃種子苑。并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長安始識其味也。

有進士邱絳者。嘗爲田季安從事。後與同府侯臧。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攝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之待。至則排入而瘞之。其暴如此。李錡殺崔善貞。亦同斯酷。

貞元中。祈雨于興慶宮龍堂。有白鷓鴣見池上。衆鷓鴣羅列前後。如引御舟。翌日降雨。

永泰初。乃詔左僕射裴冕等一十三人。同於集賢院待制。特給殮錢。繕修廨宇。以優其禮。自後遷者非一。隋制桐木巾子。蓋取便于事。武德初。使用絲麻爲之。頭初上平小。至則天時。內宴。賜羣臣高頭巾子。號爲

武家樣。後裴冕自創巾子。尤奇妙。長安謂之僕射樣。

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賈耽私忌。絕宰相班。中使出召主書吳用承旨。時趙憬薨。盧邁請假之故也。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爲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攜。行乞于市。

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延英訪以政事。謂之巡對。

開元元年。改請諸王侍讀爲奉諸王講。李石上請也。

神龍初洛水漲。宋務先上疏曰。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爲宰相。爲節宣風雨。變調陰陽。司馬天師承禎。狀類隱居。

聖善寺報慈開佛像。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中受八石。

新進士放榜後。翌日排光範門。候過宰相。雖云排建福門。集于西方館。昔有詩云。華陽觀裏鐘聲集。建福門前鼓動期。卽其日也。

採訪使。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宰相張九齡奏置。時以御史中丞盧絢爲之。

大歷十四年七月十日。閑廐奏准舊例。每日于月華門立馬兩疋。仗下後歸廐。

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柴氏。初舉義兵於司竹園。號娘子軍。卽柴紹之妻也。

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謂之榜花。

張嘉貞。開元中任中書令。著緋。博遊藝。武后時居相位。著綠。

僧惠範以罪沒入其錢。得一千三百萬索。元載家破。納產胡椒九百石。鄭注誅後。納絹一百萬疋。他物可知矣。

時政記。宰臣所修。起于長壽中。宰相姚璩。錄中書門下事。

每歲十一月。天下貢舉人於含元殿前。見四方館舍人當直者。宣曰。卿等學富雄詞。遠隨鄉薦。跋涉山川。當甚勞止。有司至公。必無遺逸。仰各取有司處分。再拜舞蹈訖退。

開元式諸蕃使嗣以元會日並聽升殿自外廊下。

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焦僂人也。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祿貞觀中褚河南裝背。

小說中言十家事起者卽太和九年冬甘露事也凡滅十家。

咸通中俳優恃恩咸爲都知一日樂誼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爲畢至梨園使

奏日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後王鐸爲都都統襲此也吁哉。

故事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謂三院連鑣也。

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謂之文字不傾卽託疾下將息狀來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

暴疾亦如是。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送上事者設床坐而判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南坐四隔謂之壓角李珣爲河南尹。

上之日命工曹示之曰先拜恩後上事今禮上之儀謝恩之後更拜廳誤也。

裴度帶相印入蔡李愬具軍容度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今具戎服拜相國于堂下使民吏生畏度然

之自後帶宰相出鎮凡經州郡皆具囊韉迎于道左自此始也。

玉真宮主玉葉冠時人莫計其價。

崔元翰晚年取應咸爲首捷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勅頭制科三等勅頭。

表次元制策宏詞同日勅下。並爲勅頭。時人榮之。

李羣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養白鷺。及授校書郎東歸。故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鷺。

天寶中。內種甘子。結實凡一百五十顆。

至德三年。始置鹽鐵使。王綺首爲也。

大歷八年。虎入元載私廟。

麟德殿三面。亦謂之三殿。

天寶十載。寫一切道經五本。賜諸觀。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及書。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樣。文德皇后指一甲跡。

故錢背上有掐文。

李肇自尙書郎守澧陽。人有藏書者。卒歲翫焉。因著經史目錄。

天寶末。管戶尙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李善于梁宋之郊。開文選舉。乃注爲六十卷。

張昌齡與太皇作息兵甲詔。歎曰。禍衡潘岳之儔也。

蕭倣爲廣帥。曾有疾。召醫者視云。藥用烏梅子。欲用公署中者。倣乃召有司以市價計而後取。廉也如此。

光啓元年鎮州王鎔進耕牛一千頭。戎器九千三百事。表云。庶資開土之功。聊備除凶之用。舊制。東川每歲進浸荔枝。以銀餅貯之。蓋以鹽漬其新者。今吳越間謂之鄞荔枝是也。此乃閩福間道者。

自明之鄞縣來。今謂銀非也。咸通七年。以道路遙遠。停進。

軒轅集。謂之羅浮先生。已數百歲。而顏色不老。立于床上。而垂髮至地。

天寶四年。撰黃素文于內道場。爲民祈福。其文自飛上天空。中云。聖壽延長。

武德故事。御史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云。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尙書李圓。通判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北門。

大中十年春。宣皇微行。至新豐柳陌。見一布衣抱膝而歎。因問之。布衣曰。我邛人。觀光至此。此甚快樂。有巢南之想。又爲囊裝所迫。今崔相公鎮西川。欲預其行。無雙縑以遺其掌事者。帝曰。子明且相伺于此。及旦。勅慎由將歸劍門。

張仲武會昌來鎮漁陽。有政學。後有年八九十人。少識其面者。說之猶淚下。

王龜起之子。于永達坊。選幽僻帶林泉之處。構一亭。會文友于其間。名之曰半隱亭。後太和初。從起于蒲。於中修葺書堂以居之。號曰郎君谷。

唐制。員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選街之南。故曰南曹。

薛逢命一道士貌真。自爲贊曰。壯哉薛逢。長七尺五寸。放筆終未能續。一旦忽有羽衣詣門。延之與語。忽

于東壁見真贊。讀之。乃命筆續之。曰。手把金錐。鑿開混沌。長揖而去。不知所之。蓬作豎。混作馳。名。

天寶十載。始封四海神爲王。

安祿山吐垂過膝。重三百五十斤。妖胡也。

大歷十三年。改諸道上都留後爲進奏。

狄梁公爲兒童時。與諸昆同遊于道。遇善相者。海濤法師。驚曰。此郎位極人臣。蒼生是賴。但恨衰朽之質。所不見爾。

李六娘者。蒲州人。師事紫微女道士爲童子。開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夜。宴坐而睡。覺已在河南府開

元觀。京兆尹李適之以爲妖。考之。顏色不變。具上聞。召入內。度爲道士。

鄭餘慶廉儉。一旦書請兩省家膳。至則脫粟蒸葫蘆而已。

元和太和以來。左右中尉或以幘頭紗贈清望者。則明晨必有爰立之制。

陳萇者。每候陽城請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歲三月望日。宰相過東省看牡丹。兩省官赴宴。亦屈保傅屬卿而已。

盧懷慎暴卒而蘇曰。冥司三十爐。日夕爲張說鼓鑄貨財。我無一焉。

張建章。四鎮之行軍司馬也。會齋戎命往渤海。回及西崖。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苞麥屑。

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

高駢章疏不恭。皆願雲之辭也。駢後謂左右曰。異日朝廷以不臣見罪。此輩寧無赤族之患耶。

李德裕三鎮遷改。皆有異人豫爲言之。惟投南荒未嘗先覺。

李元賓言文貴天成。強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

李德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書表。謂之曰。立構也。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贊皇以爲當。

王起鴻博。文皇嘗撰字試之。起曰。臣中國書中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三五字而已。

倪曙有賦名。爲太學博士制詞。螢雪服勤。屬詞清妙。因廣明庚子。避亂番禺。劉氏僭號。爲翰林學士。

董昌稱僭。殺口官李韜。施從實。竇鄞。皆強諫。不聽。韜最錚錚。曾爲兩池鹽鐵。及昌敗。咸有封贈。

南部新書

丁

武德元年。以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尙書。

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岳中天王可尊爲神岳中。天帝。至神龍元年。復爲王。

孫智諒。開元年中。內殿修齋。奉詔投龍于吉。王筍山。泊舟江側。見異氣在東川之中。疑有古跡。遂于閣

皂山掘得銅鐘一枚。重百餘斤。鐘下得王像三身。因置閣皂觀。

省中諸郎不自員外拜者。謂之士山頭果毅。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也。

先天中。王主敬爲侍御史。自以才望華妙。當入省臺前行。忽除膳部員外。微有惋恨。吏部郎中張敬忠詠

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腳踏蹬。卻落省墻東。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

開元十八年。吏部尙書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妻之。一旦隱謁畋。畋命其女隔簾視之。及退。其女終身不讀江東籍什。舉子或

以此譴之。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衆皆啓齒。

柳公權有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卻。義是一毛出。卽不堪用。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在兩制者皆爲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

是。往往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而身豈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

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一聞此語而終身不書。含光即司馬天師弟子。

長安太廟殿。即苻堅所造。

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閒簡無事。時諺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又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倒。悶絕良久。云冷熱相激。

有李參軍者。善相筭。知休咎。必驗。呼爲李相筭。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筭。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

馬周之妻。賣鮑媪也。即媪引周爲常何之客。

中和初。黃巢將敗。有謠云。黃巢須走秦山東。死在翁家翁。巢死之處。民家果姓翁。

蕭廩新爲京尹。楊復恭假子抵罪。仍歐地界。廩斷曰。新除京尹。敢打所田。將令百司。難逃一死。由是內外畏服。

韋夏卿善知人。道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及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久之。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謂執誼曰。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謂渠牟曰。弟當別承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謂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皆如其言。

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回紇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

長安有龍戶。見水色卽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鯀魚而已。

柳珪是韋慤門生。慤嘗云。三十人惟柳先輩。便進燈燭下本。

江陵有士子。遊于交廣間。而愛姬爲太守所取。納于高麗坡底。及歸。因寄詩曰。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守見詩。遂遣還。

章澳與蕭真。大中中。同爲翰林學士。每寓直。多召對。內使云。但兩侍郎入直。卽內中便知宣旨。又澳舉進士時。日者陳子諒。號爲陳特快。云。諸事未敢言。惟青州節度使。不求自得。果除拜。

柳公綽家藏書萬卷。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尤華麗者。鎮庫。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又一本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皆有樹格部分。不相參錯。

張巡許遠。宋州立血食廟。謂之雙廟。至今歲列常祀。

會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爲老君降誕。假一日。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同志。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勉子也。與主客員外郎張諗同官。二人每單床靜言。達旦不寐。故約贈韋徵君況詩。

曰。我有中心事。不向韋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鄭畋。口台文亞之子也。亞任察時生。就小字桂兒。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

鄭倣依陽城讀書。經月餘。與論國風。倣不能往復一辭。因縊于梁下。城哭曰。我雖不殺倣。倣因我而死。爲之服總麻。

裴談過蘇瓌。小許公方五歲。乃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堪。

中書令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僧人升進。性好文學。僧人才華。性好貪濁。僧人受賂。

肅皇嘗舉衣袖示韓擇木曰。朕此衣已三浣矣。

封德彝卽楊素之壻。素爲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開元十八年。蘇晉爲吏部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榜選門曰。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不悅。以爲侮己。

景龍以來。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謂之燒尾。開元後。亦有不燒尾者。漸而還止。

長慶初。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百司呼參酌院。今審刑卽其地也。

李翱在湘潭。收章江夏之女于樂籍中。趙驊亦于賊人贖江西章環之女。或厚給以歸族。或盛飾以事良家。此哀孤之上也。

禮部駁榜者。十一月出。爲駁者。謂有狀無解。無狀細駁。謂書其行止之過。

兩省諫議無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廚食四孔炙。

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爲直脚。又云。不由三事直拜中書舍人者。謂之撻額裏頭。

天寶五載。巴東石開。有天尊像及幢蓋。

盧從愿。景雲中典選。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卽行儉。馬卽馬載。李卽朝隱。

上元二年夏。於景龍觀設高座。講論道釋二教。遣宰臣百僚。悉就觀設齋聽論。仍賜錢有差。

貞元二年。江淮運米每年二百萬斛。雖有此制。而所運不過四十萬。

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遊虎邱寺。平野霽日。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以下咸歌詠之。

李輔國爲殿中監。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

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諸牡丹半月開。太真院牡丹。後諸牡

丹半月開。故裴兵部憐白牡丹詩。自題于佛殿東頰脣壁之上。太和中。車駕自夾城出芙蓉園。路幸此

寺。見所題詩。吟玩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歸大內。卽此詩滿六宮矣。其詩曰。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

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時任給事。

盧家有子弟。年已暮而猶爲校書郎。晚娶崔氏子。崔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慊色。盧因請詩以述懷爲戲。

崔立成詩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開元十九年四月于京城置禮會院。院屬司農寺。在崇仁坊南街。後元和中。拾遺楊歸厚。私以婚禮上言。借禮會院。因此貶官。

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于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卽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但得其摹本耳。

柳子溫家法。常命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子弟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陸龜蒙居震澤之南。巨積莊。產有鸚鵡一欄。頗極馴養。一旦有驛使過。挾彈斃其尤者。龜蒙詣而駭之曰。此鴨能人語。復歸家。少頃。手一表本云。見待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何也。使人恐。盡與囊中金。以糊其口。龜蒙始焚其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悅。方請其人語之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盡還其金。曰。吾戲之耳。

大中好文。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進士溫岐卽庭續之。岐以玉跳脫應之。宜皇賞焉。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遂除方城尉。初。綯曾問故事于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云。悔讀南華第二篇。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髮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譏也。遂及禍。

王承業爲太原節度使。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于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衆交兵于光弼。光弼以其無禮。不卽交兵。令收繫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宜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卽斬宰相。中使懼。遂寢而還。翌日。斬衆于碑堂之下。

貞元十五年。以諫議田敦爲兵部郎中。上將用敦爲兵部侍郎。疑其年少。故有此拜。

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令海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

每歲正旦。曉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百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甲賦中有火城賦。仍雜以衣綉鳴珂。焜燿街陌。如逢宰相。卽諸司火城。悉皆撲滅。或其年無仗。卽中書門下率文武百僚詣東上閣門橫行拜表稱慶。內臣宣答。禮部員外郎受諸道賀表。取一通。官最高者。拆表展于坐案上。跪讀訖。閣門使引表按入內。卻出宣云。所進賀表。如有太后。卽宰相率兩班赴西內稱賀。

李泌有謔直之風。而好談謔神仙鬼道。或云嘗與赤松王喬安期羨門等遊處。坐此爲人所譏。

王起。太和中。中文皇頗重之。曾爲詩寫于太子之笏。

高駉在維揚。曾遣使致書于浙西周寶。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今附蓋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蓋諷其爲齏粉矣。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後流落河朔。爲樂彥禎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嘗有詩云。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真。

張祐字承吉。有三男一女。桂子、椿兒、椅兒、桂子、椿兒。皆物故。唯女與椅在。椅兒名虎望。亦有詩。後求濟于嘉興監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望不甘。慶曰。祐子之守冬瓜。所謂過分。

陳夷行鄭覃在相。請經術孤單者進用。李珣與楊嗣復論地。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先矛盾。無成。政。但寄之頰舌而已。

康子元。越人。念易數千遍。行坐不釋卷。開元中。張說薦爲麗正學士。

元行沖在太常。有人于古墓得銅器。似琵琶而身正圓。人無識者。沖曰。此阮咸琵琶也。乃令匠人以木爲之。至今乃有。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大夫李景讓爲西川節度使。時中元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按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滯。亦在館俟命。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大中中爲京兆尹。囚徒逸獄。始命造廨宅。京尹不得離府。後郢敗。章澳自內署面授京尹。賜度支錢二萬索。令造府宅。

咸通六年。放宮人沈氏養親。沈氏入宮五十八年。有父居瀟水。年一百一十。母年九十五。因爲築室而居。

願金帛確磴。勅本縣放科役。終沈氏之世。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卽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蔥蔥作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令狐綯在相。擢裴坦自楚州刺史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以坦非才。拒之不勝。及坦上事。謁謝于休。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兩關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至坦主貢。擢休之子宏上第。時人云。欲蓋而彰。此之謂也。

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張叟者。與跡熟。因謂之曰。今四十無子。良可懼也。叟曰。爲公求之。惟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五年矣。君宜遺之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崔如其言。遺以服玩。果受之。僧尋卒。遂生一男。叟復相之曰。貴則過公。恐不得其終。因字曰柄僧。又云緇郎也。卽允

陽城出道州。太學生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疏不得上。

天祐元年八月。前曲沃令高沃。納史館書籍三百六十卷。授監察賜緋。

張揚尙書收晉州外貯營妓。生子曰仁龜。乃與張處士爲假子。居江淮間。後揚死。仁龜方還長安。云江淮郎君。至家皆愕然。蘇夫人收之。齒諸兄之列。仁龜後以進士成名。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

關圖有一妹。有文學。善書札。圖嘗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適常氏。修之母也。修咸通六

年登科。

張說女嫁盧氏。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摺床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李紳在維揚日。有舉子訴揚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試期。紳判云。昔在風塵。曾遭此輩。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拋付揚子江。其苛急也如此。後因科始爲屬邑。令所抗云。奉命取給。且非其時。嚴冬沍寒。滴水成凍。若生于淺水。則猶可涉。脛而求。既處于深潭。非沒身而不敢。貴賤則異。性命不殊。紳大愜而止。終以吳湘獄仰藥而死。

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轍石必去之。

嚴憚。字子重。善爲詩。與杜牧友善。皮陸常愛其篇什。有詩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間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七上不第。卒於吳中。

于志寧爲僕射與修史。恨不得學士。來濟爲學士。恨不得修史。

大中中。于琮選尙永福公主。忽中寢。洎審旨。上曰。朕此女子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情性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尋改尙廣德公主。

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鑣犯罪。至死。既就刑。有女請隨父死。云七歲母亡。蒙父私鹽官利衣食之。今父罪彰露。合隨其法。鹽院官崔據義之。遂具以事聞。詔哀之。赦減父之死。又泣曰。昔爲父所生。今爲官所

賜誓落髮奉佛。以報君王。因于懷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既而侍父減死罪之刑。疾愈。遂歸浮圖氏。

南部新書

戊

潘炎建中中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晏女也。有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遣鬻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豈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緡。其危可知也。遽勸避世。

張說爲左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書舍人。特注之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郝奚舉午。義不勝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參墳典。例絕功常。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

大歷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辨髮。持葦簾。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于上。若無堪。卽以簾貯屍。棄之于野。上聞。賜衣館于客省。每一字論一事。時元載執政也。尤切于罷宮市。

裴延齡嘗放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錢。未用之不竭。上驚曰。何爲本分錢。延齡曰。準天下貢賦。常分爲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今奉九席。與鴻臚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錢。而陛下御膳之餘。其數極多。皆陛下本分錢也。上曰。此經義。人總未曾言。自茲有意相。姦邪矣。

天后朝。道士杜義。回心求願爲僧。敕許剃染。配佛授記。寺名元嶷。敕賜三十夏。以其乍入法流。須居下位。苟賜虛職。則頓爲老成也。賜夏臘。始于此矣。

太和中。祕書之書。總五萬六千六卷。

神堯宴近臣。果有蒲桃。陳叔達捧而不食。帝詔之。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致。帝曰。卿有母遺乎。涕泗闌干。

馬周臨終。索陳事草一篋。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不爲也。

高帝出獵。見大官割羊。謂其無罪。就死。以死鹿代之。

沈既濟生傅師。傅師生詢。詢生丹。丹生牢。牢巢寇前。爲錢唐監使。生藻。後移刺鄱陽。巢寇亂。不知其終時。

藻與家人不隨之任。藻後仕吳越錢氏。爲永嘉令。藻生承諒。爲定海丞。諒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今爲都

官員外郎知處州。

王師魯在孔鄴幕中。嘗言曰。半臂亦無文。房太尉家法不着。

張九齡嘗見安祿山。曰。亂天下者此胡也。諫殺之。不聽。

紫石英。廣晉瀧州山中出。紫石英其色淡紫。眞質瑩徹。隨其大小。皆五稜兩頭。箭鏃煮水飲之。暖而無毒。

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瀧州又出石斛。一本作解。瑩如金釵股。亦藥中之上品。

蚶地膽。雷羅州有養地戶。每年五月五日。卽檐昇蚶地入府。祇應取膽。

雞兔算。國史譜紀之尙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卽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雞。下是兔。

裴肅在越多齋。此外惟嗜兔。日再食。

陸贄在忠州。不接人。惟篋藥方。並行于世。號曰集驗。

黃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芝死，賊衆戴之爲首，遂日盛。

杜邠公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公。杜審權晚，人謂之小杜相公。

劉著精于儒術，常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著

曰：若以人望，文中子于六籍猶奴婢之于郎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博陵崔倕，總繼親同龔。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倕生六子，一登相輔，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

尉邠，執金吾，鄴左僕射，平章事。邠及邠五知舉，得士百四十八人。邠昆弟自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皇聞之，歎曰：崔邠家

門孝友，可爲士族之法矣。邠嘗構小齋于別寢，御筆題額，號曰德星堂。今京兆民因崔氏舊里，立德星

社。

秦中綠李美小，謂之嘉慶李，此坊名也。

貞元十三年，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日，並行橫參。開曜二年，始以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爲平章事。時

初命郭待舉、郭正一、魏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

進士試帖經，自調露二年始也。

寶應二年，以羽林大將軍王仲昇兼大夫、六軍兼憲官，始于此也。

建中元年，沈既濟議改則天紀爲皇后傳。

元和二年，始令僧道隸左右街功德使。其年方于建福門置百官待漏院，舊但于光德車坊而已。

大中十一年賀正。盧鈞以太子太師率百僚。年八十餘矣。聲容明暢。舉朝稱服。明年柳公權以少師率班。亦八十矣。自樂懸南趨至龍墀前。氣力絲憊。誤尊號中一字。罰一季俸。人多恥之。

開元二十五年西幸。駐蹕壽安。連曜宮。宮側有精舍。庭內剝柱高五丈。有立于承露盤者。上望見之。初謂姦盜。覘視宮掖。使中官就竿下詰之。人曰。吾欲捨身。本是知湯前官。被知湯中使邀錢物。已輸十縑。索仍不已。每進湯水。輒投土其中。事若闕供。責怒必死。寧死于捨身爾。具以聞。詔高力士召知湯中使。賣絹于竿下謝之。仍命徹尙舍衛尉幕。委積于竿下。其人禮十方畢。以身投地。墜于幕外。舉體深紅色。初尙微動。須臾絕。詔集文武從官于朝堂。杖殺中使。勅府縣厚葬殞者。

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神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下休咎。仰爲吉而覆爲凶。

開元初。鄭瑤慈澗題詩云。岸與恩同廣。波將慈共深。涓涓勞日夜。長似下流心。

開元四年。中丞王怡以糺獲賊錢。疊石重造永濟橋。以代舟船。行人頗濟焉。在壽安之西。

開元末。功臣王逸客爲閑廐使。莊在泥溝西岸。數爲劫盜。捕訪不獲。嚴安之爲河南尉。以狀白中丞宋遙。遙入奏。始擒之。并獲賊脚崔誦。誦在安定公主錦坊。俱就執伏。搜得骸骨兩井。逸客以鐵券免死。流嶺表。從此洛陽北路清矣。

咸通中。舉子乘馬。惟張喬跨驢。後勅下不許騎馬。故鄭昌圖肥是有嘲詠。

鄭少師薰于里第植小松七本。自號七松處士。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初制節度使天下有八。若諸州在節度內者，皆受節度焉。其福州經略使、登州平海軍使，不在節度之內。李錡之誅也，二婢配掖庭。曰鄭曰杜。鄭則幸于元和，生宣皇帝，是爲孝明皇后。杜卽杜秋。獻替錄中云：杜仲陽卽杜秋也。漳王養母。

長孫無忌之父。晟于隋有功，魏徵卽長賢之子。令狐楚之父曰熙，皆北史有傳。

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貶潮州司馬。當年十月十六日，再貶崖州司戶。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貶所，年六十四。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攜妓還洛，後卻遣回錢唐。故劉禹錫有詩答曰：「其那錢唐蘇小小，憶君淚染石榴裙。」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歷五年以後，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刻石在貢焙。故陸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中紫笋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鮮于叔明嗜蟠蟲，權長孺嗜人爪甲，此亦劉雍瘡痂之類也。

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稱者，皆知政事，以平章事爲名。自郭待舉始也。僕射是正宰相，自房喬始也。

韋承慶出相，除禮部尙書，嗣立入拜鸞臺侍郎、平章事。時人語曰：「大郎罷相，小郎拜相。」

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故謂之念珠曹。

李太尉太和七年自西川迴入相。上謂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對曰。忠良甚喜。其中小人亦有怕者。再言曰。須怕也。涯時爲鹽鐵使也。

太和中朋黨之首。揚虞卿、張元夫、蕭瀚、後楊除常州、張汝州、蕭鄭州。丞相乘肩輿。元和後也。

裴休大。中中在相。一日賜對。上曰。賜卿無畏。休卽論立儲君之意。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閒人。遂不敢言。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尼講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國。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

崖造將相退位後。言曰。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近來總四掩也。遂復起。

柳芳與韋述善。俱爲史學。述卒。書未成者。皆續成之。

昇平公主宅卽席。李端擅場。送王相之鎖。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

武黃門之死也。裴晉公爲盜所刺。隸人王義。扞刃而斃。度自爲文祭之。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二。李錡之誅也。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內疑其冤。詔許以葬。

都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稅。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

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以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

張直方者。世爲幽帥。癖于鷹犬。後以昭王府司馬分務洛師。洛陽四旁。竊者攫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鳴而去。

長孫無忌。奏別勅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罪。勅長流。此亦爲法自弊。

江融爲左史。後羅織受誅。其屍起而復坐者三。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敗。

魚思叅性巧。造甌函。

朱泚敗走。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于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父曰。天地不長。兇惡。

蛇鼠不爲龍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遂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于馬上忽叩頭稱乞命。因之墜。

馬良久卻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尋爲韓旻梟之。

楊收之死也。軍容楊元价有力焉。收有子爲壽牧。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曰。上帝許。

我仇楊元价。我射中之。必死。俄而价暴卒。

忻州刺史是天荒闕。蓋歷任多死。高皇時。有金吾郎將永。此官果有蛇怪。後亦絕之。饒州口餘干縣令宅。

亦如此。

天寶時。朝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堅卒。

文明已後。天下諸州進雞。牝變爲雄者極多。或半已化半死。乃則天之兆也。

馮袞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常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

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奉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也

宣皇在藩時常從駕墮馬雪中寒甚困且渴求水于巡警者曰我光王也及以水進舉杯悉變爲芳醪明皇爲潞州別駕有軍人韓凝禮自謂之五兆因以食箸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徽安門舊洛城北面取西門也樓上元多雀鴿後亦絕無至清泰中帝上此樓自焚今俗謂之火燒門開元六年西幸至蘭峯頓乘輿每出所宿侍臣皆從既而馳逐原野然從官分散宰相卽先于前頓朝堂列位乘輿至必鞭揖之方入是日上垂鞭盛氣不顧而入蘇宋懼蓋怒河南尹李朝隱橋頓不備也解之方息

蘭峯宮在永寧縣西慶明三年置

鷓鴣飛數逐月數如正月一日飛而止但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難探南人設網收之

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昌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甚懼焉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拒等皆落吏部裴諗除祭酒

天寶八年館驛使宋暉奏移稠桑路向晉王斜王斜者隋煬帝在藩邸揚州往來經此路蓋避沙路費馬力也

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舊傳云野狐捨而泉涌店人改爲冷淘過者行旅止焉今法

饌中有野狐泉者。以菘粉爲之。亦象此也。

路嗣恭在江西。並奏部下縣爲緊望。

天后問張元一曰。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新死。百姓皆懼。三慶也。霸。酷吏也。爲侍御史。

崔敬嗣。武后時任房州刺史。孝和安置在彼。官吏多無禮。嗣獨申禮待供給之。及卽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名。姓名擬皆御筆超拜。後引與語曰。誤。敬嗣已卒。崔光遠卽其孫也。

太和中。上頗好食蛤蜊。泔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旦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卽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梵相具足。

天后時。有獻三足鳥者。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僞。令狐綯在相位。大事一取決于子瀉。比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又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瀛。譚者稱座主門生。沆瀛一氣。

湖州歲貢黃龜子。連蒂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謫爲司馬。戲湖守蘇特曰。使君貴郡有三黃龜子。五蒂木瓜。特頗銜之。

韓洙與沈詢尙書中表。詢憐洙許與成事。如是歷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復累付于詢。詢知舉。大中九年。

也。自第二人邇迤改爲第七人。方定及放榜。誤爲羅洙。後詢見韓洙。未嘗不深嗟其命。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榜一作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以譏之。

天寶四載。廣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陸死。割其一爪。則得肉一百二十斤。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睿皇在藩日。經此廳。廳西壁畫一胡頭。因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卻鼻何畏。不聞香。

陳嶠。字景山。閩人也。孑然無依。數舉不遂。蹉跎輦轂。至于暮年。逮獲一名還鄉。已耳順矣。鄉里以宦情既薄。身後無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競集。悉賦催粧詩。咸有生羨之諷。嶠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尙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座客皆絕倒。嶠頗負詩名。常有閒居詩云。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郎老去何。

南部新書

己

韋丹任洪州。值毛鶴叛。造蒺藜棒一千具。並於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與刀劍不殊。

有洪州江西廉使。問馬祖云。弟子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禍。

御史中丞長慶中。行李導從。不過半坊。後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及李虞仲與溫造相爭。始勅下。應合導。從官行李傳呼。不得過三百步。

崔羣在翰苑。爲憲皇獎遇最深。有宣云。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方得進來。

武翊皇以三頭冠絕一代。後惑婢薛荔。苦其冢婦盧氏。雖李紳以同年爲護。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狀頭宏詞頭勅頭。是謂三頭。

張不疑登科後。江西李疑。東川李回。淮南李融。交辟而不疑。就淮南之命。到府未幾卒。卒時有恠。在靈恠集。

裴紳始名誕。日者告曰。君名紳。卽仲矣。果如其言。

蜀中傳張儀築成都城。依龜行路築之。李德裕鎮西川。聞龜殼猶在軍資庫。判官于文遇言。比常在庫中。

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爲腰帶。騰具。

開元十九年冬。駕東巡至陝。以廳爲殿。郭門皆屬城門局。薛王車半夜發。及郭西門不開。掌門者云。鑰匙進內。家僕不之信。乃壞鎖徹關而入。比明日有司以聞。上以金吾警夜不謹。將軍段崇簡授代州督。壞鎖奴杖殺之。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李宗閔也。驛坊。韋澳也。樂和。李景讓也。靖恭。修行。二楊也。皆放此。

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

西市胡人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所吐爾。唯胡人辨之。

薛偉化魚。魂遊爾。唯李徵化虎。身爲之。吁可悲也。婦女化蛇。然亦有之。

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袁王傅李玘過汴。因宴。王以旱爲言。李醉曰。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瓮二。每瓮以水浮二蛇醫。覆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瓮前設香席。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互擊其瓮。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雨。大注數百里。召說龍與蛇師爲親家。咸平中。今祕書楊監儻。任正言。知處州。上祈雨法。亦此類也。

石甕寺者。在驪山半腹石甕谷中。有泉激而似甕形。因是名谷。以谷名寺。

開元十四年。御史大夫程行謚卒。贈尙書右丞相。時中書令張說。新兼右丞相。論者以爲世傳此闕。非穩。

故有斯贈以當之。

永貞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甃水盡，入井飲之。後子良擒李錡，拜金吾，尋歷方鎮。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卽先漲小灘，奇章公爲尉，忽報灘出，邑宰列筵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爾。若是西臺，當有鵝鵝雙立於上，卽是西臺。牛公舉杯自祝，俄有鵝鵝飛下，不旬日有西臺之拜。李德裕少時，有人偷鑿者，謂曰：公主忌白馬，凡親戚之間，皆不畜之。至崖州之命，則白敏中在中書，以公議排之，馬植按淮南獄。

潘孟陽炎之子也。其母劉夫人，晏之女。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視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向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中土人尙札翰多爲院體者。貞元年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常攻行草，然體近吏，故院中胥吏多所做倣，其書大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其鄙拙則又甚矣。

李紆侍郎嘗放舉人，命筆吏勒書紙牒，未及名，首書貢院字，吏得疾暴卒。禮部令吏王景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景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揮染，筆不加墨，迨明懸牒，方始覺痛，修改不及，粲然一牒之中，字有兩體，濃澹相間，返致其妍，自後書牒，因模法之，遂爲故事。今因用氈墨澹書，亦奇麗耳。福昌宮隋置，開元末重修，其中什物畢備，駕幸供頓，以百餘瓮貯水，駕將起，所宿內人盡傾出水，以空瓮

兩兩相比。數人共推一筓。初且搖之。然後齊呼扣擊。謂之鬪筓。以爲笑樂。又宮人濃注口。以口印幕竿上。發後好事者。乃斂唇正口。印而取之。

開元初。鹿苑寺僧法蘭者。多言微旨。往往有效。縣令劉昌源送客。詣其房。蘭曰。長官留下腰帶麻鞋著。未幾。劉丁內艱。

太和中人指楊虞卿宅南亭子爲行中書。蓋朋黨聚議於此爾。

丞郎已上詞頭。下至兩省闕下吏。謂之大除改。今南人之諺。謂小末之事。曰你大除改也。

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三尺餘。

長安市里風俗。每至元日已後。遞餘食相邀。號爲傳座。

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進士。與狄慎思皆好爲酷。以灰水飲驢。蕩其腸胃。然後圍之以火。翻以酒調五味飲之。未幾與膳夫皆暴卒。慎思亦然。

志閑和尚。館陶人。早參臨濟。晚住灌溪。乾寧二年夏。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後鄧隱峯倒立而化。

波斯船舶多養鴿。鴿飛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劉軻爲僧時。因葬遺骸。乃夢一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食之。軻嚼一而吞二者。後乃精儒學。策名。任史官時。韓愈欲爲一文贊焉。而會愈貶。文乃不就。

孟寧長慶三年王起放及第至中書爲時相所退其年太和公主和戎至會昌三年起至左揆再知貢寧以龍鍾就試而成名是歲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還京

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督郵譚銖爲鸞院官鍾福爲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境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國初進士尙質有餘而文不足至於名以定體若紀子劫切支千尋常無求吳楚江湖閩梅之類頗肖俳優反謂其姓氏亦黑臀黑肩之餘近代則文有餘而質不足矣

范陽盧氏自紹元元年癸亥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登進士者一百十六人而字皆連於子然世稱盧家不出座主唯景陵二年盧逸以考功員外郎知舉後莫有之韋保衡頗訝之咸通十三年韋在相時盧莊爲開長決付春闈莊七月卒及盧攜在中書深恥之廣明元年乃追陝州盧渥入典貢帖經後巢賊犯闕天子幸蜀昭度於蜀代之矣

高燕公在秦州岐陽節度使杜邠公遜囚於界邠公牒轉云當州縣名成紀郡列隴西是皇家得姓之邦非鳳翔流囚之所公移書謝之自是燕公聲價始振

開元中有師夜光善視鬼唯不見張果蘇梓員外頗達禪理自號本禪和

崔羣是貞元八年陸贄門生羣元和十年典貢放三十人而黜陸簡禮時羣夫人李氏謂之曰君子弟成長合置莊園乎對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

矣。羣無以對。

韓藩端公自宣幕退居鍾山。因服附子硫黃過數。九竅百毛穴皆出血。唯存皮骨。小斂莫及。但以血擗舉骨就棺而已。吁可駭也。

僖皇朝。左拾遺孟昭圖在蜀。上疏極諫。爲田令孜之所矯詔。沈蜀江。裴相徹有詩弔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唯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貞元初。度支使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襄陽龐蘊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

楊盈川。顯慶五年待制宏文館。時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舉。始補校書郎。尤最深於宣夜之學。故作老人星賦。尤佳。

會昌葬端陵。蔡京自監察攝左拾遺行事。京自云。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惣臺綱也。侍御史有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況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已八矣。分務東都臺。又常一二巡囚。監決案覆。四海九州之不法事。皆監察。況不常備。亦有兼領事者。故御史不聞攝他官。攝他官自端陵始也。

崔佑甫相國。天寶十五載。任中書舍人。時安祿山犯闕。軍亂不顧家財。惟負私廟神主奔遁。皆事親之高節也。

天寶末。韋斌謫守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於彼。中夜同宴。屢聞鶡音。韋流涕而歎。泌曰。此鳥之聲。人以爲惡。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鶡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

聖歷二年。勅二十四司各置印。

貞觀中。尙藥奏求杜若。勅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州採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郎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宗聞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李適之入仕。不歷丞簿。便爲別駕。不歷兩畿官。便爲京兆尹。不歷御史及丞。便爲大夫。不歷兩省給舍。便爲宰相。不歷刺史。便爲節度使。然不得其死。

天寶七載。以給事楊釗充九成宮使。凡宮使自此始也。五坊使者。鸚鵡鷹鶴狗。謂之五坊使。

大歷十四年六月。勅御史中丞董晉。中書舍人薛播。給事中劉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將軍廳一所。充使院。并西朝堂置幕屋。收詞訟。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卽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爲之。以決疑獄。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曰罷。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赴方從加之字。只如此。堠幸直行書止。但合題蕭望墓。何必加之字。

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鶻鳥。每於人衆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爲魏丞鳥。會昌末。頗好神仙。有道士趙歸真。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敬之如神。與道士劉元靜。力排釋氏。武宗旣惑其說。終行沙汰之事。及宣宗卽位。流歸真於南海。元靜戮於市。

白傅大中末。曾有諫官上疏請諡。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諡。從父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文卽李義山之詞也。

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堂前見一蝦蟆。俯於地高數尺。以巨缶覆之。明日啓之。亡矣。數日後入相也。

殷僧辨。周僧達。與牛相公同母異父兄弟也。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謂之望闕亭。太尉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今傳太尉崖州之詩。皆仇家所作。只此一首。親作也。昔崖州今瓊州是也。

武德中。天下始作秦王破陣樂曲。以歌舞文皇之功業。貞觀初。文皇重製破陣樂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爲詞。因名七德舞。白龍朔已後。詔郊廟享宴。必先奏之。

大中四年冬，令狐綯自戶部侍郎加兵部入相，宰執同列，白敏中崔龜從鉉以綯新加兵部，至其月十八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必先集少府監，是日諸相以敏中龜從曾爲太常博士，遂改集賢院，因命柳公權記之，龜從爲詞。

杜琮目爲禿角犀，琮凡洩藩鎮，不省刑獄，在西川日以推囚案牘不斷，而將裏漆器歸京，人於斂門拾得，弄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遂令爲此戲。

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

稷山驛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多贈篇什，故李義山贈詩云：「過客不勞詢甲子，唯書亥字與時人也。」

鄭顥嘗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續成長韻，此一聯杜甫集中詩。

羅隱、鄒虬，共在場屋，謂之三羅。

韓建在華下，成汭在荆門。舊姓郭皆有理聲，朝廷謂之北韓南郭。

杜邠公飲食洪博，旣飽卽寢，人有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卽慢。」

道吾和尚上堂，戴蓮花笠，披欄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矣。

永寧李相蔚在淮海，暇日攜酒樂訪節判章公昭度，公不在，及奔歸，未中途，已聞相國舉酒縱樂，公曰：「是無我也。」乃回騎出館，相國命從事連往留截，仍移席於戟門以候，及迴，相國舞楊柳枝引公入，以代負。

荆。

大和七年八月勅每年試帖經官以國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別更奏請其宏文崇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令式試經畢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

驪山華清宮毀廢已久今所存者唯繚垣耳天寶所植松柏遍滿巖谷望之鬱然雖屢經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閣在山嶺之上基最爲嶄絕柱礎尙有存者山腹卽長生殿殿東西盤石道自山麓而上道則有飲酒亭子明皇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基猶存繚垣之內湯泉凡八九所有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徹如玉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千名萬品不可殫記四面石座皆級而上中有雙白石甕腹異口甕中涌出潰注白蓮之上御湯西北角則妃子湯面稍狹湯側紅白石盆四所刻作茵菖之狀陷於白石面餘湯邇迤相屬而下鑿石作暗渠走水西北數十步復立一石表水自石表涌出灌注一石盆中此亦後置也

魏徵疾亟文皇夢與徵別旣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見有塔基相傳云是育王本塔纔有災禍多來求救又洛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古基俗傳爲阿育王舍利塔卽迦葉摩騰所將來者

永徽之理有貞觀之遺風製一戎衣大定樂曲至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真善審音律能知興衰云近者

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興之兆也。後霓裳羽衣之曲。起於開元。盛於天寶之間。此時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至天寶十三載。始詔遣調法曲與胡部雜聲。識者深異之。明年果有祿山之亂。益州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旨王教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傍鑿取一片將去。乃是鑿玉。問於是寶商者云。此真鑿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誅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貞觀年初。地內大震動。此塔搖颺。將欲催倒。於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卒以免壞。

平時開遠門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爲萬里之行。

天寶末。康居國獻胡旋女。蓋左旋右轉之舞也。

雲南有萬人家者。鮮于仲通李忠等覆軍之地。

長安夏中。或天牛蟲出籬壁間。必雨。天牛蟲卽黑甲蟲也。段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開元初。突厥寇邊。時天武軍將子郝靈筌出使迴。引回紇部落。斬突厥黠夷。獻首於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受中郎將。靈筌遂嘔血而死。

釋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號也。卽帝釋二字。華梵雙彰。帝是華言。卽王主義。釋乃梵字。此字譯云能。今言釋提桓因者。梵呼訛略。具正合云釋迦婆因達羅。此云能天主。餘如智度論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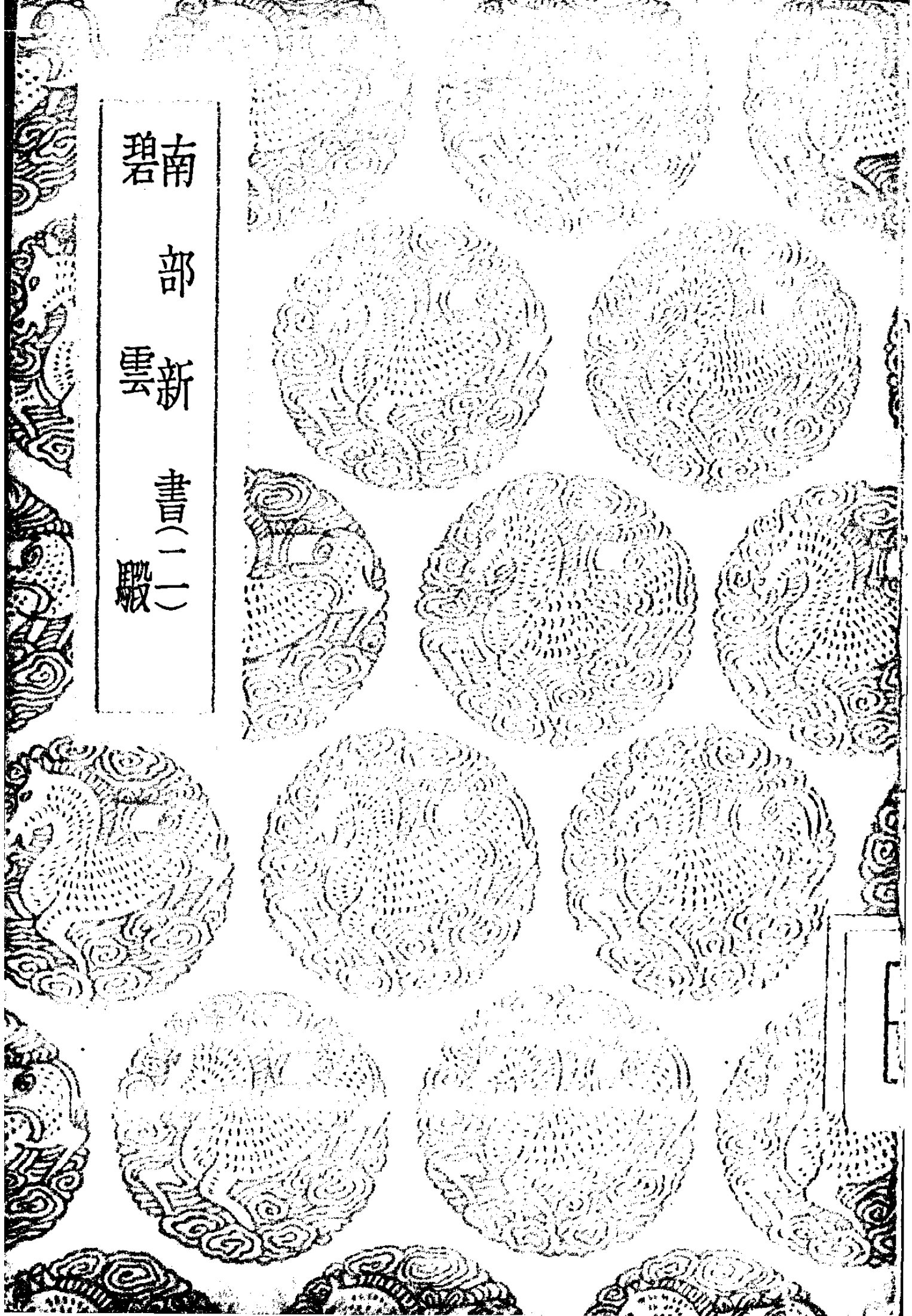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六年九月參拾日收到





3
4
2847

南
部
新
書(一)
碧
雲
駁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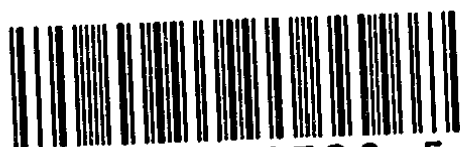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新部南

(二)



3 0646 4328 5

撰易錢

南部新書

庚

李敬彝宅在洛陽緘材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求飲食。至水頭。並不衝圯。

邱爲致事還鄉。特給祿俸之半。既丁母喪。蘇州疑所給。請於觀察使韓滉。滉以爲授官致仕。本不理務。特令給祿。以恩養老臣。不可在喪爲異。命仍舊給之。唯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雖程式無文。見稱折衷。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常晨出。有怪在焉。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爾好食羊頭。故來求汝。汝輟食則已。若不巳。吾將殺汝。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多。自寺門至佛殿。先是闍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屬鎗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願望久之。而沒。闍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即具以夢白於寺僧。共視見神人之跡。遂告京兆。開肅皇。命中使驗之。如其言。

段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荊州人。嘗言小時見鄰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蚊。長尺五。



50579

083
112
2:284

行疾於常。蜩譏惡，遠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叔，因不可得活。

長安安邑坊元法寺者，本里人張頻宅也。頻嘗供養一僧，僧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闔宅常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寃，因捨宅爲寺。

建中二年，南方貢朱采鳥，形如戴勝，善巧語，養於宮中，斃於巨雕。內人有金花紙上爲寫多心經者，尋泚犯禁闈，亦朱采之兆也。

元和以來，舉人用虛語策子作賦，若使陳詩觀風，乃教人以妄爾。

沃州山禪院，在剡縣南三十里，頗爲勝境。本白道猷居之。太和二年，有頭陀白寂然重修，白居易爲其記。白君自云：白道猷肇開茲山，白寂然嗣興茲山，白樂天垂文茲山，沃州與白氏有緣乎。

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並從煙滅。唯金剛般若經獨存，函及標軸亦盡。唯經字竟如故。一房光庭嘗送親故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會鬻蒸餅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無以酬付。鬻者逼之一房，命就我取直，鬻者不從。一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直。時人賞其放逸。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百餘日，不見星。明年正月，誅張易之等。裴洎入相之年，才四十四，鬚髮盡白。

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云：此月中種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墜。寺僧亦嘗拾得，而巖頂崖根後產奇花，氣香而色紫，芳麗可愛，而人無知其名者。招賢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公尤愛賞，因名曰紫陽花。

溫璋爲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三。乃一鴉也。尹曰：是必有探其難者來訴爾。因命吏隨之。果得探難者。乃斃之。

天寶末。有密探顏色者。當時號爲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有人問趙州師年多少。師曰：一串念珠使不盡。終年一百二十歲。

樊法師至中印度。那爛陀寺。館於幼日王院。覺寶房第四重閣。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吳融。字子華。越州人。弟蛻亦爲拾遺。蛻子程爲吳越丞相。尙武肅女。程子光謙。光遠二人。皆爲元帥府推官。入京。並除著作郎。皆去光字。謙尋卒。遠終於水部郎中。累牧藩郡。

咸通中。令狐綯嘗夢李德裕訴云：吾獲罪先朝。過亦非大。已得請於帝矣。子方持衡柄。誠爲吾請。俾窮荒孤骨得歸葬洛陽。斯無恨矣。他日令狐率同列上奏。懿皇允納。卒獲歸葬。

孔子廟始貞觀年立之。睿皇書額。洎武后權政。額中加大周二字。至大中四年。馮審爲祭酒。始奏琢去之。內外官職田。三月三十日水田。四月三十日麥田。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後人。已後上者入前人。

程元振帥兵。經略河北。夜襲鄴。俘其男女千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放歸鄴。鄴人爲之設齋。

苗晉卿爲東都留守。有士健屢犯科禁。罪當杖罰。謂之曰：留守鞭武人甚易。捨之甚難。捨人之所易。遂捨之。武人自勵。卒成善士。

含元殿側龍尾道。自平階至凡詰屈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爲之。至今五桂猶有存者。興慶官九龍池。在大同殿古墓之南。西對瀛州門。周環數頃。水極深廣。北望之渺然。東西微狹。中有龍潭。泉源不竭。雖歷冬夏。未嘗減耗。池四岸植嘉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寇已來。多被翦伐。

南中紅焦花。色紅有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爲紅蝠。

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後住晉州霍山。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行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燭登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直終於紅焰中。

滕王蜂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令狐相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憐其力。繇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貞觀六年。王珪任侍中。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爲置廟於永樂坊東北角。

司刑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筆支頤。半日不下。故目之曰高。手筆。又號案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中有光燦燦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

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有鑿金。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懷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舊吳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

廣南謂之五羊城。

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魏知古年七十卒於工部尙書。妻蘇氏不哭。含訖舉聲一慟而絕。同日合喪。

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盪。累日不止。一夕無故。其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今爲耕民畜作陂塘。資澆溉之用。每至清明節。都人士女。猶有汎舟於其間者。九龍池。上巳日亦爲士女汎舟嬉遊之所。

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至今猶存。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莫以卮酒。冢前常成泥濘。

裴說應舉。只行五言詩一卷。至來年秋。復行舊卷。人有譏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尙未有人見知。何暇別行卷哉。咸謂知言。

宣皇製秦邊陲曲。撰其詞云。海岳晏咸通。此符武皇之號也。

李邵爲賀牧。與妓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尙之。

繡嶺宮。明慶二年置。在硤石縣西三里。亦有御湯。

崔圓妻在家。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尙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訥覩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悲矣。

懺之始。本自南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懺悔之言。覺後卽賓席。梁武王融謝朓沈約共言其事。王因茲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懺悔一篇。後梁武得位。思懺六根罪業。卽將懺悔一篇。乃召真觀法師慧式。遂廣演其文。述引諸經而爲之。故第二卷中發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凡品。輕標心志。實由渴仰大乘。貪求佛法。依倚諸經。取譬世事。卽非是爲。郝后所作。今之序文。不知何人所作。與本述不同。近南人新開印本。去其慧式二字。蓋不知本末也。

白仁哲。龍朔中爲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入海遇風。四望昏黑。仁哲憂懼。卽念金剛經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律取得鯉魚卽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鱗公。賣者決六十。

三原之南薰店。貞元末有孟媪者。百餘歲而卒。年二十六嫁張饗。饗爲郭汾陽左右。與媪貌相類。饗死。媪僞衣丈夫衣。爲饗弟。事汾陽。又凡一十五年。已年七十二矣。累蒙大夫。忽思其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

誕二子。曰滔曰渠。滔年五十四。渠年五十二。

連山張大夫博好養貓兒。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拽尾延脰盤踞。入以絳紗爲幃。聚其內以爲戲。或謂博是貓精。

昇平裴相昆弟三人俱盛名。朝中品藻謂佗不如儔。儔不如休。

貞元十三年二月。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兩館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不可奪。遷本曹郎中。

鄭致雍未第。求婚於白州崔相遠。初許而崔有禍。女則填宮。至開平中。女托疾出本家。致雍復續舊好。親迎之禮亦無所闕。尋崔氏卒。杖經葦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場中翹首。一舉狀頭。脫白授校書郎。入翰林。與邱門同敕。不數年卒。

鎮州普化和尙。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人直掇。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中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去。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息。第四日自槨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張鑑父齊邱。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方節度使。

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邱因衙退於小廳閒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邱左右。惟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宅。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小廳前見十餘人。屹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士長數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惡。齊邱因之斷酒肉。

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番恣殺盡。更築西重壕。時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逗留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入朝奏。擢知翰至。擢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命部下就執於庭。數其罪而殺之。俄奏聞。帝卻賜擢屍。更令翰決一百。

至德初。安史之亂。河東大飢。荒地十五里。生豆穀。一夕掃而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圓細。復美。人皆賴焉。

李德裕幼時。嘗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背如雞。魚身。終莫辨之。

劉晏任史部。與張繼書云。博訪羣材。揖對賓客。無如戴叔論。

吉頊之父哲。爲冀州長史。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崔不許。因有故脅之。花車卒至。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墜臥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頊後入相。

雷公墨。雷州之西。有雷公廟。彼中百姓。每年配納雷鼓雷車。人有以黃魚。鹿肉同食者。立遭雷震。人皆敬而憚之。每大雷後。人多於野中拾得鱉石。謂之雷公墨。扣之鎗鎗然。光瑩如漆。又於霹靂處。或土木中。收得如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與兒帶皆辟驚邪。與孕婦人磨服。爲催生藥。皆有應驗。

訶子湯。廣之山村。皆有訶梨勒樹。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澀。皆是陸路。廣州每歲進貢。只採茲寺者。西廊僧院內老樹下。有古井。樹根蘸水。水味不鹹。院僧至訶子熟時。普煎此湯。以延賓客。用新訶子五顆。甘草一寸。並拍破。卽汲樹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綠乳。服之消食疎氣。諸湯難以比也。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壇畔有半生菩提樹。禮祖師啜乳湯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廣州來。能煎此味。士大夫爭投飲之。

天授三年。始置試銜。

李延壽所撰南北史。因父太師先有纂集未畢。追終先志。凡十六載方畢。合一百八十卷。並表上之。其表云。北史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南史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南北兩朝。合一百八十卷。其表云。鳩集遺逸。以廣異聞。去其冗長。揚其菁華。旣撰私門。不敢寢嘿。又云。未經聞奏。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元相積之薨也。卜葬之夕。爲火所焚。以煨燼之餘瘞之也。

李德裕自西川入相。視事之日。令御史臺榜興禮門。朝官有事見宰相者。皆須牒臺。其他退朝從龍尾道出。不得橫入興禮門。於是禁省始靜。

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臥。爲蛇所吞。因以樵刀畫腹得出。久之方悟。自爾半身皮脫。如白風狀。

上官昭容儀之孫也。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嘔嘔如應曰是。

德皇西幸。知星者奏曰。逢林卽住。及至奉天。奉天尉賈隱林入謁。遂拜侍御史。

睿皇時。司馬承禎歸山。乃賜寶琴花帳以送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爲製序。名曰白雲子也。

開元八年。穀水夜半漲。時伐契丹。兵營於彼。漂沒二萬人。唯行綱夜柁蒲不睡。接高獲免。衛中行自福察有臙。流於潘州。會赦北還。死於潘之館。置於白塘中。南人送死。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木若小舟以爲白。土人呼爲白塘。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爲詩曰。舉意三江竭。興心四海枯。南遊李邕死。北望宋珪殂。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迎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逖遂巡不能對。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五日。謂之伏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直宿者。離家獨宿。人情所違。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伏豹直者。言衆官皆出。此人獨留。如藏伏之豹。伺候待搏。故曰伏豹耳。韓琬則解爲爆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封演以爲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雪霜霧露。諸禽獸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而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義。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

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獸以牙爪爲衝。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與府朝無異。近俗尙武。是以通呼公府公門爲牙門。字稱訛變轉爲衙。

官衙之名。蓋與近代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衙。亦曰頭衙。所以名衙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似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卽其義也。

薛宜僚會昌中爲士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卻漂回青州。郵傳一年。節度烏漢貞加待遇。可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及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烟。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娛恰一年。薛到

外國未行册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田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辭旅櫬還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爲奇事。

沈詢嬖妾有過。私以配內豎歸秦。詢不能禁。既而妾猶侍內。歸秦恥之。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是夕詢嘗宴府中賓友。乃更歌着詞。令曰。莫打南來鴈。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道兩分離。及歸而夫婦併命。時咸通四年。

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樓中壞綠裙幅。旋化爲蝶。張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亦化爲大蝶。

胡潮者。吳少誠之卒也。爲辯州刺史。好擊毬。南方馬庫小。不善馳。潮召將吏蹴鞠。且患馬之不便翫習。因

命夷民十餘輩。肩舁據輦。搗杖肩者。且繫旋環如風。稍息。潮卽以策叩其背。犯輦亟走。潮用是爲笑樂。

三藏謂大乘中及薛婆多部。諸小乘經量部師唯立二藏。比四天宗部各異一素怛纒藏。此云契經。能契於理。及

攝生。故佛地論云。能貫攝故名爲經。佛初成道。爲五俱輪等說。四諦十二行法。卽三轉法輪經爲首。此

幻化相而談名。幻性說。初成正覺。爲諸菩薩。稱法界性說。華嚴經譬如日出先照高山。爾時聲聞在會。

如此方時。卽四十二章經爲首。開元錄卽大般若經爲首二毗柰耶藏。此云調伏。如期所應爲調伏。故攝論云。調和

控御身語等業。制伏滅除諸惡行。故律卽以四分戒經爲上首。卽佛成道十二年中說。若約教至此方。

卽以遺戒經爲首。又律有大乘小乘律令。此律藏卽以菩薩地持經爲首。亦名爲論。亦名菩薩戒。此開元次第也。三阿毗達磨藏。達磨此云法。阿毗有

四義。此云對法。數法。伏法。通法。對法向無注涅槃。故又有通釋契經義。故此藏亦名卽波提樂。古云優

波提舍。此云論議。又曰摩坦里迦。古曰摩德里迦。此云本無。自佛在世及滅度後。大小乘各有製造。不可見其先後。若依開元錄。卽大智度論爲首。龍樹菩薩造聖賢集傳契經。應頌記別諷誦自說緣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亦名爲十二部經。謂部類也。以轉法輪三周。摠說十二行相。能銓彼教分類。故分十二。又破十二有支入十二處所說法。亦爲十二示。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尙書爲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爲贄。濡翰成軸。於小亭凭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戴勝自簷飛入。立於案几之上。馴狎良久。伸頸輾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向人若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之。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以爲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道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羞參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後因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喬林天寶初。自太原赴舉。過大梁。有申屠生善鑿人。謂之曰。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交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咸如其言。復在相位八十七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誅。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無不該通。然性褊躁。忽忿戾。舉世無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力殫。亮養瘡平。復爲其指使如故。人有勸曰。豈不知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奧。以此戀

南部新書 庚

戀不能去，卒至於死耳。

南部新書

辛

三餘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闕除則皆不受。對易於他人。

大歷來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無錢起郎士元詩。祖送者。時論鄙之。

海內溫湯甚衆。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城湯。兗州乾封湯。荊州沙河湯。此等諸湯。皆知名之湯也。並能愈疾。驪山湯。甫爾京邑。帝王時所遊幸。元皇於驪山置華清宮。每年十月。輿駕自京而出。至春乃還。百官羽衛。并諸方朝集。商賈繁會。里閭闐咽焉。山上起朝元閣。上常登眺。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蒙賞之。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爲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冤之。喪亂以來。湯所館殿。鞠爲茂草。博物志云。水源有石硫黃。其泉則溫。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潤。蓄而成泉耳。如硫黃煎鑠。久久理當焦竭。湯之處。皆不出硫黃。有硫黃之所。不聞有湯。事可明矣。

盧常侍銓。牧廬江日。相座囑一曹生。令署郡職。不免奉之。曹悅營妓名丹霞。盧阻而不許。會餞朝客於短亭。曹獻詩云。拜玉亭閑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絕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演爲長句。和而歸之。曰。桑扈交飛百舌忙。祖亭聞樂倍思鄉。樽前有恨慙卑宦。席上無聊愛靚粧。莫爲狂花迷眼界。

須求真理定心王。遊蜂採掇何時已。卻恐多言議短長。令丹靄改令罰曹。俄乃號爲怨胡天。以曹狀貌甚胡。滿座歡笑。盧乃目丹靄爲怨胡天。

有范師姨者。知人休咎。爲顏魯公妻。顏嘗問之。官階盡得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也。顏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余之滿望也。范指座上紫絲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是。

吳行魯尙書。彭城人。少年事內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嘗爲溫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當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爲常執僕厮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嘗爲汝成之。後爲川帥。

元萬頃爲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曰。不知守鴨綠之險。莫之離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守之。萬頃坐是流於嶺南。

駢馬韋保衡之爲相。以厚承恩澤。大張權勢。及敗。長安市兒忽競彩戲。謂之打團。不旬餘。韋禍及。

呂衡州溫。祖廷。父謂。俱有盛名。重任。而呂氏家風。先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信詞。做文學之荒墜也。

柳芳。上元中爲史臣。得罪竄逐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爲芳言禁中事。芳因論次其事。號曰開

高力士後著唐歷。此書不復出。

開元皇帝初卽位。曾醉中殺一人。自此覆盃。四十年不嘗酒味。

真定帥王公。一日攜諸子入趙州院。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令日軍將來。爲甚麼卻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端州已南。三日一市。謂之趁虛。

南中解毒藥。謂之吉財。俗云。昔人遇毒。其奴吉財得是藥。與其主服。遂解。因名之。又諺曰。秋收稻。夏收頭。卽婦人歲以截髮而貨。以爲常也。

長沙岑和尚。因問話。踢倒仰山。仰山曰。直下是箇大蟲。自此諸方號岑山爲大蟲。長沙嗣南泉。法名景岑也。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蝸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也。

呂太一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時吏部移牒。令戶部於牆宇自豎棘。以備銓院之交通。太一答曰。春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請通。何必豎籬種棘。省中賞其清俊。

開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閭閻相效。割股於今尙之。開元二十八年。天下無事。海內雄富。行者雖適萬里。不持寸刃。不齋一錢。

開元二年。以江寧縣置金陵郡。
天寶四載。改尙書無頗字爲陂。

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紹也。燎炬列焰。槐樹多死。永隆二年七月也。

上元二年。制敕始用黃紙。

李客師爲大將軍。卽靖之弟也。好從禽。人謂之鳥賊。

貞觀末。吐番獻金鵝。可盛酒三斗。

景雲二年。除賀拔嗣河西節度使。節度使自此始。

楊妃本壽王妃。開元十八年。度爲道士入內。

裴子羽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非不和平乎。

元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窮。又元皇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辯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則。臣等不見。元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元寶又年老。好戲謔。出人市里。爲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盛流於時矣。

河滿子者。蜀中樂工。將就刑。獻此曲而不免。當時云聲一去也。又北史隋樂人王令言。嘗臥於室內。其子

以琵琶於戶外。彈作翻調。安公子令言驚起。問曰：此曲有來遠近？子曰：頃來有之。令言流涕曰：帝往江東。當不返矣。子問之。答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尋有江都之變。

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舊說也。晉天福甲辰歲。公安縣滄渚民家。犬逐一婦人。登木而墜。爲犬嚙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則邱首之妖。江南不謂無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漢。蜀絕無。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號爲野犬。更有黑腰尾長頭黑腰間。燠黃。或於村落鳴。則有不祥事。

鶴瘡人血能療。又說三世人則可。唯洛中胡盧生爾。

鄭珏第十九應進士。十九年及第。十九年後入相。子遵。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冀王朱友謙。鎮河中。常以一鐵毬杖。晝夜爲從。遇怒者擊而斃之。有愛姬極專房。因其夫人之誕日。作珠翠衣以獻夫人。拒而不納。姬乃發怒。悉焚之。友謙忽聞其臭。詢之得實。至暮。遂命其姬三杯。後責人喝起。而毬杖破腦矣。

洛陽鄭生。丞相楊武之後也。家藏書法數十軸。賈君常得遍閱。其尤異者。晉衛瓘上晉武帝啓事。紙尾有批答處。又有太宗在遼東。與宮人手敕。言軍國事。一取皇太子處置。其翰真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濃墨塗殺。圓如棋子。不可尋認。復有歐陽率更爲皇太子起草表本。不言太子諱。稱臣某叩頭頓首。書甚端謹。然多塗改。於紙末別標臣詢呈本四字。

華嶽金天王廟。明皇御製碑。廣明中。其石忽鳴。隱隱然聲聞數里。泱旬而後定。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爲

賊火焚蕪。仍墮其門觀。

鄭紹光中者。大中之外孫。萬壽公主之子。自襁褓至懸車。事十一君。凡七十載。所任無官謗。無私過。三持節使。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僂。時人咸曰。鄭僂不送。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及致政歸洛。燕居寢疾。卒年八十。位至戶部尙書。

江淮間多九郎廟。與茅將軍廟。九郎者。俗云卽苻堅之第九子。曾有陰兵之感。事極多說。茅將軍者。廟中多畫縛虎之象。蓋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疔疾。不能去。因臥草。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煙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卽強起問之。答此茅將軍。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則困臥。及覺。已旦。不見二卒。卽起行。意甚輕健。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胡桐淚。出樓蘭國。其樹爲蟲所蝕。沫下流出者。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以汁金眼。今俗呼爲胡桐律訛也。

無名異自南海來。或云燒炭竈下炭精。謂百木脂歸下成堅物也。一云藥木膠所成。然其功補損立驗。胡人多將雞鴨打脛折。將此藥摩酒沃之。遂巡能行爲驗。形如玉柳石。而黑輕爲真。或有橄欖作膏之粘。

齒者。僞也。驗之真者。取新生鹿子。安此藥一粒於腹臍中。其鹿立有肉角生。是真也。一云。生東海者。樹名多茄。是樹之節膠。採得胡人。鍊作煎乾。緣生異。故有多說。

開元中。重沙門一行。幼時。隣母常濟行貧。常思報之。後王姥男殺人。詣求救。行曰。要金帛可十倍酬。國法難請。姥戟手罵曰。何用此爲。一行心計。渾天日役數百工。命空其室。移一大瓮於中。又密遣奴二人持布囊。曰。汝可往某方某角。有廢園。汝潛伺之。自午至昏。當有異物至。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罪汝。至彼酉時。果有羣豕至。奴獲七豕。囊負歸。令實瓮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書梵字數十。其徒罔測。詰旦。中使詔便殿。元皇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何祥也。師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此天警陛下耳。臣所見莫若大赦天下。從之。一行歸。放一豕出。其夕奏一星見。至七夕皆見矣。

張志安居鄉里。稱孝。差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急。白縣令。令問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適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此說。尋奏高祖。表門閭。尋拜散騎常侍。又裴敬彝父爲陳王典所殺。敬彝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夫凡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歸覲。父果已死。

懿宗賜公主出降。幕三丈。長一百尺。輕亮向空。張之。紋如碧絲。之貫赤珠。雖暴雨不濡濕。云以鮫人瑞香膏傳之。故爾。云得自鬼國。

狼之狀若狗。蒼赤色者最猛。每作聲。竅皆沸。腿中有筋。大如雞子。又筋滿身。猶織絡之狀。人或犯盜諱。

不首者。但燒此筋。以煙薰之。能使盜者手攣縮可怪。凡邊疆放火號。常用狼糞燒之。以爲煙。煙氣直上。雖列風吹之不斜。烽火常用此。故爲候日狼煙也。

龍之性益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鷲肉。故食鷲肉。不可渡海。

大中時。女王國貢龍油絹。形特異。與常繒不類。云以龍油浸絲織出。雨不能濡。又寶庫中有澄水帛。亦外國貢。以水蘸則寒氣蕭颺。暑月辟熱。則一堂之寒。思挾纊。細布明薄可鑿。云上傳龍涎。故消暑毒也。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文記。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耦哉。節度使柳仲郢聞之。謂幕賓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爲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

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口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馬爲餓鬼道。

大中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酌一杯。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孝公景讓起。飲此爵。蔣曰。此宜然。

劉禹錫言司徒杜公佑視穆贊也故人子弟佑見贊爲臺丞數彈劾因事戒之曰僕有一言爲大郎久計他日少樹敵爲佳穆深納之由是少霽其口

太和中光祿廚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旣如此可換卻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殞於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良久方定

杜荀鶴第十五字彥之池州人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卽荀鶴生日故王希羽贈詩云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紀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後入梁爲主客員外郎翰林學士懷恩思報未幾暴卒

李英公爲宰相時有鄉人常過宅爲設食客裂卻餅緣英曰君太少年此餅犂地兩遍熟概下種鋤持收刈打鬪訖磴羅作麵然後爲餅少年裂卻緣是何道理此處由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卻你頭客大慙悚

李齊物天寶初爲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石中得古鐵犂鐮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故度曰此徒出於胥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宏量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李素替杜兼。時韓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來比素。李相國程執政時。嚴蕃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屬之。李云。二嚴休不如蕃。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紆。杜元穎。同時爲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辛邱杜當入。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專聽。

杜兼常聚書至萬卷。卷後必有題云。清俸寫來手目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爲不孝。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二十歲。宣皇問服何藥而至此。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餘椀。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椀。因賜茶五十斤。令居保壽寺。

開元已後。鄙常侍。拜此官者。朝中謂之貂卻也。

杜函公。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唐。爲駭浪所驚。左右呼喚不至。渴甚。自潑湯茶喫也。

天寶十三載。始改金風調。蘇莫遮。爲感皇恩。

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歷。名爲三庫。以防滲濫。戶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安州糟藏越瓜二百挺。瓜荳豉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兼皮蜜浸四斗。甘州冬柰五百顆。房州竹羅五枚。蘭州魑魍詳未兒六枚。此每年進數。余久主判戶部。逐年所上貢。此物咸絕。但杭州進糟瓜耳。

姚峴爲于頔陝州掾。不勝其虐。與其弟泛舟於河。遂自投而死。

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上自制曲。名曰讚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帝反正。乃制

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孟雲之詩。祖述沈千運。

景雲三年八月十七日。東方有流星。出五車至上台。又歲星犯左執法。時侍中竇懷貞請罷所職爲安國

寺奴。罷職從之。爲寺奴不許。

章八元嘗於郵亭偶題數言。蓋激楚之謂也。會嚴維至驛。問元曰。汝能從我學詩乎。曰能。少頃遂發。元已

辭家。維大異之。乃親指喻。數年間。元擢第。

巨勝者。元秋之沉雲也。茯苓者。縫晨之伏胎也。

蘇渙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號爲弩跡。實人患之。比壯年後。自知非。變節從學。鄉賦擢第。累遷至侍御

史。佐湖南幕。崔中丞遇害。渙遂踰嶺扇動。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峯。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泉

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爲司空之莊耳。

建中年中。大林國貢火精劍。其國有山。方數百里。上出神鐵。以其有瘴毒。不可輕採取。若中國之有明君。

此鐵自流出。鍊之爲劍。有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迸溢。德宗

之將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於殿內。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之。有數日光明。

羅浮甘子。其味愈常品。開元中。始有僧種於樓寺。其後常資獻進。元宗幸奉天之時。皆不結實。

娑娑石。一名娑薩石。靈臺記云。質多者味甜。無毒性。溫療一切蟲毒。及諸丹石毒腫。毒跡折。此石出西蕃山中。澗中有盤。形狀礪魄。大小不常。色如瓜皮。青綠黑斑。有星者爲上。似嵩山礬石。斑不至煥爛者。爲中色。如滑石。微黃輕者爲下。但以人血拭之。羊雞血磨。一如乳。似覺羶爲妙。西番以爲防身之寶。辟諸毒也。

封抱一任樸王尉。有客過之。旣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作語嘲之。詩曰。面作天地元。鼻爲鴈門紫。旣無左達丞。何勞罔談彼。

崔郢爲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爲戶部。使問曰。伊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會任給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席。命酒糺來惡下籌。且喫罰爵。取三大器引滿引之。良久方起。決引馬將軍至斃。崔出爲賓客分司。

陸相展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酒酌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各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矣。

盧膺尙書任吏部押官。告楷署其名。字體逾麗。時謂之真書盧家。

袁象先之子巖。初自大理評事除戶部郎中。未幾遷宣徽使。不周載。拜宣武軍節度使。

南部新書

壬

李紋者。早年受王涯恩。及爲歙州巡官時。涯敗。因私爲詩以弔之。末句曰。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纂異記。記中有噴玉泉幽魂一篇。卽甘露之四相也。玉川先生。盧仝也。仝亦涯客。性鬪面黑。常閉於一室中。鑿壁穴以送食。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偶宿涯館。明日左軍屠涯家族。隨而遭戮。

裴說。寬之姪孫。佐西川韋皋幕。善鼓琴。時稱妙絕。靈開山有美桐。取而製以新樣。遂謂之靈開琴。蜀中又有馬給。彈琴有名。尤能大小間絃。吳人陽子儒。亦於悲風尤妙。

天尊應號者。取靈寶經中三十二天之十方。卽其次序也。

大忌。學士進名奉慰。其日尙食供素膳。賜茶十串。

大中年。日本國王子求唐人圍棋。上敕待詔顧師言敵著。出楸玉局。冷暖棋子。本國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處。自然黑白。冬溫夏冷。

御廚進饌。凡器用有少府監進者。九釘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其間。置上前。亦謂之看食。見京都人說。兩軍每行從進食。及有宴設。多食雞鵝。每隻價直二三千。每有設據人數。取鵝燐去毛及五臟。攘以肉及

粳米飯。五味調和。先取羊一口。亦燔剝去腸胃。置鵝於其中。縫合炙之。肉熟便堪去。卻羊取鵝。渾食之。謂之渾羊。沒忽翰林學士。每遇食賜食。有物若畢羅衫。絕大滋味。香美。號爲諸王修事。

高劭者。駢之猶子。以門地遷華州刺史。中和後。寓圃田。爲蔡寇挈之。後得脫去。投汴。梁祖擢爲判官。後駕在岐。使致書四。入至三原。行十里。遇害。

僧佛壽命者。續佛壽命也。四分律中說。住持毗尼藏者。卽住佛法也。以住持佛法。故乃續佛壽命。結集緣起云。佛臨涅槃。阿難問佛。佛滅度後。以何爲師。佛答阿難。吾滅度後。以波羅提木叉爲師。梵曰波羅提木叉。此云別解脫戒。與毗尼同出而異名。毗尼者。此云調服律藏也。又戒經序云。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

太和九年。敕江南湖南。共以儻資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履召手力。宰臣李石。堅讓。乞只以金吾手力引從之。時初誅李訓後也。至今爲例。

建中三年六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一面。

元和三年。李藩爲給事中。時制敕有不可。遂於黃紙批之。吏曰。宜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裴洎言於上。以謂有宰相器。俄而鄭綱罷免。遂拜。

萬迴。閩鄉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謂愚癡無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問。雖父母亦謂其死矣。日夕悲泣。而憂思焉。萬迴顧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萬迴曰。詳思我兄。

所要者。衣裝糗糧屏履之屬。悉備之。某將往觀之。忽一朝齋所備而去。夕返其家。謂父母曰。兄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宏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曰萬迴也。萬迴貌若愚癡。忽有先舉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時。多行遊人間。萬迴每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聖人來。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迴望見車騎。連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滅矣。上知萬迴非常人。內出二宮人侍奉之。時於集賢院圖形焉。

舊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碑。七品已上碣。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

貞元已來。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號宣徽長。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稱旨。輒厚賜之。至元和八年。始分番上下。更無他錫。所借宅亦收之。

胡生者。失其名。以釘鉸爲業。居響溪。而近白蘋洲。去厥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若每茶。必奠酌之。嘗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側。常銜子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言之。當有致矣。旣寤。試構思。果有冥助者。厥後遂工焉。又一說。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迹。而或禁其樵焉。里有胡生。性落魄。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倏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列禦寇之祠。壘以求聰惠。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割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睡覺。而吟咏之意。皆甚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旣成卷軸。尙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

肅皇賜高士元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元真子配爲夫妻。名曰漁僮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僮使卷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志和字子同。

太和中。鄭注中納山木如市。一根有至萬錢者。鄭單力奏。勅以禁絕。

開元十三年五月。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曰。初學記。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諸王檢事綴文爾。

開元中。李紳爲汴州節度使。上言於本州置利潤樓店。從之。與下爭利。非長人者所宜。

大歷八年。吳明國進奉。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

二百歲。俗尙神仙。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君王。遂貢常然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常然。有頃自熟。香潔異常。久食之。令人反老爲少。百疫不生。

禮記儒行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注云。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今人使席上珍。皆誤也。皆以爲樽俎之間珍羞耳。潘岳曰。筆下摛藻。席上敷珍。亦誤也。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士以魚須文竹。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

釋文云。用文竹及魚須也。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原闕)

之人多呼魚須鬚。誤也。余凡四爲府監。試官。往往有舉子於無字韻內押。

雞樹。郭頌晉魏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樹。二人相爲此亦久矣。其

能復幾。指謂中書令孫資中書監劉放。今之人講德於宰相。多使雞樹。非嘉也。唐賢賤啓。往往有之。誤也。

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尙萬壽公主。詔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一行老病將死。元皇執手問之曰。更有何事相教。行曰。尙有二事。其一曰。勿遣胡人掌重兵。不獲已用之。勿與內宴。若使見富貴。必反逆以取其。其二曰。禁兵勿付漢官。須令內官監統。及幸蜀。臨渭水。與肅皇別。歎曰。吾不用一行之言。後方置神策軍。又一說。臨終留一物。令弟子進上。發之。乃蜀當歸。上初不喻。及西幸。方悟微旨。

貞元中。仕進道塞。奏請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臺唯一御史。令狐楚爲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雋。抱器之士。往往歸之。用爲謀主。日以恣橫。元和以來。始進用有序。

大足元年。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遲迴至晚。竟不能裁一詞。由是轉左司郎中。

貞元初。中書舍人五員俱缺。在省唯高參一人。未幾亦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皆不許。其月濛以姊喪給假。或草詔宰相。命他官爲之。書省按牘。不行十餘日。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方堀起。如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峰。上嘗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峰肚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之。諫官上言。乃止。

武皇帝夢爲虎所趁。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大中卽屬虎。

開元末於宏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字也。所以示聖上御歷數也。及幸蜀之來歲。四十八矣。得之時。天下歌之。遂改年天寶。

開元中。延英李石奏曰。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日常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臯圖形。百姓至者。先拜之。而後謁佛。皆歎有泣者。臣貴異之。訪於故老。皆曰。令公恩深於蜀人。後問曰。奚爲恩深。答曰。百姓稅重。令公輸年全放。自令公後。不復有此惠澤。百姓窮。追思益切。

元和元年十二月。李吉甫等撰元和中國計簿十卷上之。摠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鎮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五百五十五。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源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鎮、冀、范陽、滄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

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請斷以償死。刑部尙書柳公綽議曰。尊嚴卑。非闕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

紫宸舊例。有接狀中郎。最近御幄。開成元年五月己酉。其日直者老以偃。文皇問李石曰。此何人。答曰。郎白先朝。上變色。石奏曰。姓白重名。上先字下朝字。及退。遣闔門使問何時授此官。曰。今年正月。石等謝曰。中郎官國初猶用賢俊。近日只授此輩。因以郎官兼爲之。李寶符。杜篆。以白皙膺選。

開元令諸有猛獸之處。聽作檻穽射窩等。得卽送官。每一頭賞絹四匹。捕殺豹及狼。每一頭賞絹一疋。若

在監牧內獲者各加一匹。其牧監內獲豹亦每一頭賞得絹一匹。子各半之。信乎長安上林近南山諸獸備矣。

令云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籥十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一斗十斗爲斛諸權衡以秬黍中者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諸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冕服制則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在京諸司及諸州各給秤尺度斗升合等樣皆以銅爲之諸度地五尺爲步三百步爲一里。

章八元及第後居浙西恃才浮傲宴遊不恭韓晉公自席械繫之來晨將議刑時楊於陵乃韓女婿以同年救之曰爲楊郎屈法。

楊元卿元和中自淮西背逆歸順闔門被屠其子延宗曾任磁州刺史開成中與河陽軍人謀遂帥以自立爲其黨所告寘於極典勅曰特寬今日覆族之刑以答當時毀家之效斃於枯木非謂無恩。

王源中字正蒙在內署嗜酒當召對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不得大用開成三年十一月薨於鄆州節度使又曾賜酒十金瓶酒飲皆盡甌亦隨□。

李珣在相國對明皇謂羣臣我自卽位不曾枉誅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矣。

開成二年十二月癸卯詔曰。應萬言童子等。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令詣吏曹。未仕者卽歸禮部。此外更或延引。則爲冗長。起今更不得薦聞。

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內人爲佛菩薩象。寶裝飾之。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結綵被堅執銳。嚴侍於座隅。焚香讚唄。大臣近侍作禮圍繞。設齋奏樂。極歡而罷。各贈帛有差。

柳公綽在山南。有屬邑啓事者犯諱。糾曹請罰。公曰。此乃官吏去就。非公文科罰。退其糾狀。

韓臯爲京尹。詔以宏辭拔萃所試。就府考覆。時論以昇黜爲當。一日下朝。有公主橫過驕道。立馬杖肩羸八夫。背各二十。命捕賊吏引僦夫。送公主歸宅。主入訴。遂貶杭刺。

開成中文皇一日謂執政曰。丁居晦作中丞如何。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爲御史大夫。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上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肅皇元年。吐蕃遣使入朝請和。勅宰相於中書宴設。將詣光宅寺爲盟。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飲之。無向佛寺。明日復於鴻臚寺飲血。

柳公權嘗於佛寺看朱審畫山水。手題壁詩曰。朱審偏能視夕嵐。洞邊深墨寫秋潭。與君一顧西牆畫。從此看山不向南。此句爲衆歌詠。後公權爲李聽夏州掌記。因奏事。穆宗召對曰。我於佛寺見卿筆札。思

見卿久矣。宣出充侍書學士。非時事所樂。進擬左金吾衛兵曹充職。御筆改右小諫。中外朝臣皆呼爲國珍。

韓晉公在朝。奉使入蜀。至駱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杪。柯墜於下。響震山谷。有金石之韻。使還。戒縣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幹載以歸。召良工斲之。亦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復金色。綫交結其間。匠曰。爲胡琴槽。他木不可並。遂爲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使殿德皇言樂。遂獻大忽雷。及禁中所有。小忽雷在親仁里。

開成三年十月甲午。慶成節。次以酒口并仙韶樂。賜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寮。宴於曲江亭子。蕭潮初至遂州。造二幡施於寺。設齋畢作樂。忽暴雷霹竿成數十片矣。至來歲當震日。潮死。苟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曰。光常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鼻大如掌。言於道者。處得無絕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他人。

大和六年。承優入寺諸司。流外令史。掌因禮生。批書醫工。及諸軍使承優官典。總一千九百七十二員。至贊皇再八。減得六百五十七員。

杜仲陽。卽杜秋也。始爲李錡侍人。錡敗。填宮。亦進帛書。後爲漳王養母。太和三年。漳王黜。放歸浙西。續詔令觀院安置。兼加存卹。故杜牧有杜秋詩。稱於時。

寶歷二年六月。京兆府奏法曹參軍獨孤。謂前件官元推問劫人賊車仲苜。遂尋縱跡。得去年十月於宜

平坊北外門殺人并剝人面皮賊熊元果等三人。兩人緣盜馬捉獲。尋准法決殺訖。伏以兇惡不去。繫穀難爲。肅清勤勞。不酬官吏。無以激勸。其獨孤謂伏請特賜章服。尋依奏。

太和中。水部外郎杜涉。常見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正容一斗。言於九疑山得之。

貞元初。荆南有狂僧。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五百。塗中辱令歌。僧卽發聲。其詞皆陳五百平生過惡。五百驚懼。自悔之不暇。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一作七十萬市一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其善終乎。馮爲賈餗門人最密。賈爲東戶。又取爲屬郎。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於賈忠。將發之。未能。賈入相。馮一日遇蒼頭於門。召而勗之曰。戶部中謗辭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國。奴拜謝而去。未浹旬。馮晨謁賈。賈未興。時方冬。命火內有人曰。官當出。俄有二青衣出曰。相公恐員外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青衣入。馮出告其僕馭曰。喝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頃而終。賈爲興嘆。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大中四年。駙馬崔祀除大理少卿。在司當職。公式令諸文武官職事五品已上。致仕身在京者。每季令通

事舍人一人。巡問奏聞。其在外州者。亦令長吏季別巡問。每年附朝集使聞奏。使知安否。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屬僚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之人每以雙陸無休勢。余以爲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沙門元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

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一作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

七部。佛舍利及佛像等甚多。京師士女迎之。填郛溢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宏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宏福寺。其處雖小。禪院

虛靜。可爲翻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元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牘。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旣以爲便。後減諸牘。亦如是。將名曰薛濤牋。

韋綬自吏侍除宣察。辟鄭處晦爲察判。作謝新火狀云。節及桐華。恩頒銀燭。綬削之曰。此二句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

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卽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中使五柳。誤也。白氏六帖。縣令門種五柳。

此亦誤也。

陝東道大行臺尙書令天策上將軍。太皇在藩時爲之。及升儲。並是省之。諸道行臺。武德九年並省。貞觀元年。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分將作爲少府監。通將作爲三監。

長安盛要。哀家梨最爲清珍。諺謂愚者得哀家梨。必蒸喫。今咸陽出水蜜梨。尤佳。鄠杜間亦有之。父老或謂是哀家種。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得罪流南海之南。會恩赦。赤尉引謝之日。授分司御史。累遷中書侍郎。卒時九十。九唯獨一身。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中書舍人在給事下。裴佖爲諫議。形質短少。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小。何得向上。裴答曰。若怪便曳向下。著衆皆大笑。後除舍人。

盧邁有寶瑟。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鑿響泉和志之號。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峯。大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口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智永禪師。傳右軍父子筆法。居長安西明寺。從七十至八十年。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每了人爭取。但。是律召調陽。卽其真本也。石本是內降貞觀年中也。俗本稱律呂調陽。誤也。蓋以草聖召字似呂字耳。以閏餘對律召。是其義也。徐散騎最博古。亦誤爲呂字。

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刺。時佑母在。杞以憂闕授之。佑不行。換饒州。大歷十一年。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學也。

武德末。文皇欲平內難。苑池內得白龜。化爲白石。故登極後降制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

邢曹進。至德中河朔將也。飛矢中目。而鏃留於骨。三出之不得。後遇神僧。以寒食餚漬之。出甚易。月餘愈。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溼耳師子跌心花。時所重也。

高駢既好神仙。性復多誕。每稱與玉皇及羣仙書札來往。時對賓客。或彩牋以爲報答。

周寶在浙西副使。崔綰公之妻族弟兄。鴈列於幕中。觀察判官田佩。亦其外甥。二人最爲貪暴。其次陸諤。已下。皆挾勢而入。及更變之後。甚者亦多不免也。

時人多使沉碑峴首。唐賢往往有之。按晉書。杜預好爲身後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

其勳績。一沉方一作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沉碑峴首。誤也。當爲沉碑方一作萬山。

鮑照字明遠。至唐武后諱滅爲昭。後來皆曰鮑昭。唯李商隱詩云。嫩割周顛韭。肥烹鮑照葵。又元稹詩云。樂章經鮑照。碑版笑顏竣。今人家有收得隋末唐初文選。並鮑照爾。

袁州蔣勳處士作冷淘歌。詞甚惡。投郡守溫公受知。

語兒梨。今俗說甚多。皆不近理。按萬歲歷云。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峯西鄉。有產兒墜地便語。屬

峯曰此處應據太平御覽增因曰二字語兒鄉語兒梨者殆出此鄉也今由拳屬杭州黃武吳年號六月丁未是魏明年太和元年也應併于此無疑月當作年當作帝

臨安出紙紙徑短色黃狀如牙版字誤可以舌舐之不汚近亦絕有蓋取多工尠而價卑也

今信州城西街連草市地名君遷仍多樹木人皆不辯余嘗通理是郡召父老詢之皆云不知其地名之由及披文選左太沖吳都賦云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注曰皆木名以此詳之不辯之木乃君遷爾

張去華誼之子顯德年年十八著南征賦於淮南行在獻之召試除臺簿未幾因臺中議事不得預三院坐遂棄官歸圃田後狀元及第建隆二年也

南部新書

癸

彭蟾。宜春人也。著鳳池本草。廟堂丞鏡一百二十卷。廣明亂後遺墜。

高駢在淮南。有贊歌者。末章云。五色真龍上漢時。願把霓旌引煙策。公說。乃辟爲從事。及公遇害。有識者多嗤其言過也。

貞元末。許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任春官。時稱權許進士可不。二公未嘗不相聞。

襄沔記云。盧有疎水注於沔。此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膝頭。如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示人。小兒不知。欲弄之。輒便啖。人或有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也。

濮州刺史曹朔。於汴水岸掘得鄂公馬鞭。表進之不朽。

皮日休。歷太常博士。後從巢寇。遇禍。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子文燦。任元帥判官。入京爲太僕少卿卒。子子猷。猷字仲卿。祥符八年。御前進士。

滑州有僧景陽碣。在開元寺。其僧不知何許人。刺史令狐公以僧有戒行。以紅米飯魚鱸施之。令僧煮其鱸。盡化爲乳頭香。食訖。遣人隨之。吐於河內。化爲活魚。踊躍跳出。後遷化。大中十二年二月。刺史李福置。

李綰咸通中作越察於甲仗庫創樓名曰武威刻石立文曰序樓文名云名樓以武威兼義也余之望又出武威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汭詩云不是上台名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

大中九月十七日勅徐泗節度使康季榮奏據濠州刺史劉彥謀狀定遠縣百姓周裕女小兒年九歲今年七月六日爲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瘡長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羹喫後二十九日載割股上已落肉與父喫其周裕至閏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訖其女小兒於墓側不歸縣司與立草庵一所伏以寄分廉察地列山河獲當盛明親逢大孝伏請宣付史館並賜旌表門閭奉敕周小兒方至髻年允茲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時風宜依所奏仍委本道量事優卹

杜悰鄭顥于悰皆是二月一日生悉尙主

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云但如立屋四面平正卽得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蜀葵語作火把猛雨中不滅蠟燭過頭把猛風中不滅

建中元年貶御史中丞元全柔二年貶中丞楊瑱皆四月晦日憲皇擒劉關李錡吳元濟行刑皆十一月朔日

韋路作相貶不附己者十司戶

崔沆循州 李瀆綉州 蕭遘播州 高湘高州 崔彥融恩州 韋顏虔州 張瀆勤州 杜裔休

端州 鄭彥持義州 李藻費州 唯恩州不迴

韋執誼敗八司馬

韋執誼崖州 韓泰虔州 陳諫台州 柳宗元柳州 劉禹錫播州 韓曄饒州 凌準連州 程

昇郴州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

韋保衡路巖作相。勢動天地。附其勢者。有牛頭阿旁。夜叉捷疾之號。二相敗。以累隨者數十人。

長安大內有口味庫。乾符六年。回祿爲災。自後不置也。

唐末浙西鶴林寺。三檜院。五花亭。勝概也。

太和中入閣。閣內都官班中。有擡眼竊窺上者。覺之。班退。語宰相曰。適省郎班內第幾人。忽擡眼抹朕何

也。時裴晉公對曰。省郎庶僚極卑微。不合擡眼抹陛下。上曰。如何。晉公曰。卽與打下着。上曰。此小事不

用打下。

江西客司韓注。多不禮客者。爲進士五。唐珪謁蘇使君。關人不通刺。因上詩曰。江西昔日推韓注。袁水今

朝數趙祥。縱使文翁能待客。終栽桃李不成行。

裴相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禪律師圭峯密禪。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披毳衲。

持鉢乞食於妓院。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發願曰。乞世世爲王。來護佛法。後于闐國

王生一子。手文間有裴字。聞於中朝。

開元宮掖。競食黃魚。故打河陽作池養之。故謂之黃魚池者。

盧氏說。有官人衣緋。於中書門。祇候見宰相。求官人問前任。答曰。某屬教坊。作西方師子。腳來三十年。

貞元十三年。深州奏博野縣女子。姓李氏。號妙法。年六十六。廬墓經三十七年。初李少年。遇安祿山逆亂。

被虜劫他鄉。聞父亡。欲奔喪。又以有一子。不忍分離。遂割一乳。留別孩子。而奔喪。既而號慟。擗踊。遂燒

一指。以啓告先靈。又以不見靈柩。志欲廬墓。兄弟不許。遂以刀刺心。見其志。竟開埏道。見棺。擲塵土。以

舌舐之。又以髮拭棺上塵埃。自是廬舍墓側。往往有異鳥翔集。其墳上先無樹木。李氏手自栽植。雜樹

一千根。並高數尺。初廬墓數年。又遇母疾。漸至危亟。李氏每見母。飲卽飲。母食或嘔涎唾。並皆嘗之。無

幾亡。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爲記。其至性如此。其年又廬州巢縣。百姓張進昭。母先患刺左手落。經一

十三年。乃亡。殯後。進昭自截左腕。廬於墓側。

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百戲。皆有之。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禁中呼爲樂音郎君。

歸少師崇制宅。子弟極多。大都不喜肥者。或有之。則庭立之。送歸藍田。供笋蕨。體減方還。多時則歔。監泣

告。俾歸澣濯。

宣皇於內中置杖。內官有過多杖之延英。宰臣諫之。上曰。此朕家臣。杖之何爽。如卿等奴僕有過。不可不決。

大中酷好科名。帝於內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內官近多知書。自文宣二帝。

李朱崖。武皇朝爲相。勢傾朝野。及得罪。黜斥。人爲作詩云。蒿棘深春衛國門。九年于此盜乾坤。兩行密疏

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肉視具僚忘匕筯。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肯有餘波達鬼村。又一首云。氣勢凌雲威觸天。權傾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故攀。畫閣不開梁鸞去。朱

門罷掃乳鷄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陽出武關。比溫飛卿詩也。

歸登書經山碑。是崔元翰文。唯稱此龜字。

高祖朝。嚴甘羅。武功人。行劫爲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爲作賊。甘羅對曰。饑寒交切。所以爲盜。上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赦之。

鄭仁表。肅之次子。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僖皇卽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劉鄴。乃罷鄴知政事。出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撰十餘句。語曰。靈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爲之惻然。

鄴三復之子。贊皇門人也。

岐王薨。冊讓皇帝。凡壙內置。千味食。監護使裴耀卿奏曰。尙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瓶盛。安於藏內。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鹿肉。并諸藥酒。三十餘色。儀注禮儀。並無所憑。遂減省之。

張循憲爲侍御史。長安中。爲河東採訪使。薦蒲州人張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官秩授之。則天見垂簾與

之語。嘉貞奏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視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郭太后貴極終八朝。代之外孫。德之外生。順之親婦。憲之皇后。穆之母。敬文武三帝祖母。

建中中。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

大歷年中。河南尹相里造。剝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賈耽爲滑州節度使。酸棗縣有一下俚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目。晨殮。婦以餅裹犬糞授姑。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姑問其子。此何嚮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震發。若有人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孝者。時人謂之犬頭婦。

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家。裴令公破元濟入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婦姜氏。懷妊五月。爲亂卒所劫。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踏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歸。一夕復蘇。傅以神藥。滿十月生一男。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字曰行循。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河東裴章者。其父冑嘗鎮荊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妻李氏女。及四十餘。章從職太原。棄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牽。李氏自感其薄。常褐衣。鬢鬢。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授尙書。自荊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見照敝舊。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言郎君必貴。今則皆不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訴於上帝。以非命處。

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刃割腹於浴器中。五臟墮。傷風遂死。

王絲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爲識者所嗤。

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落。瓊甚惋憤。乃贖百金。詣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
年九十餘。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上天。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
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歲無疾而卒。

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掛一弓。

唐李佐。山東名族。年少時。因安史亂。失其父。後擢第。有令名。爲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告佐。往迎於殯。
葬徒中。歸而跪食。如是累月。一旦召佐曰。汝孝行純也。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歸。未與流輩訣。
絕。汝可具大豬五頭。白膠數斛。蒜薑數甕。薄餅十盤。開設中堂。吾與羣黨一醉。申訣無恨矣。佐承教數
日。乃具。父出召客。俄而市善雍歌者百人至。初則列堂中。久乃雜謳。及暮皆醉。衆扶佐父登榻。而雍露
一聲。凡百皆和。俄相扶盆出。不知所往。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棄家入山。數日而卒。

唐韓幹善畫馬。閑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元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
賜一匹。立畫焚之。數日出。有人揖而謝。蒙惠駿足。免爲山川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縑
百匹。不知其來。幹取用之。

河間王孝恭才知識略特出於衆初受詔征輔公祏座上有水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畏左右不測孝恭曰自無負神明此變應是公祏受首之兆座客始安至淮南乃梟公祏以獻時人服其先見

明皇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間戲者玄宗曰渠有奇相我有以讓之故耳又嘗與之夜譙祿山醉臥化爲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龍不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原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孀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卽以己乳含之涉旬而有汁遂長大德秀官魯山令有清政化惠於一邑閩境歌之

盧羣居鄭之圃田讀書業成東遊淮海求索得千縑西之長安聞桑道茂善相術車馬闐門羣傾囊奉之桑生曰吾常以善惡鑒於時士所惠者涓埃而已今貺余蓋以多其旨何哉羣答曰少爲業已就西來求官以天下之人信先生之口將求一言得乎桑生曰有何不可乞自三事以下造問公者唯言近有一盧羣自東來十年持世間重柄貴不可及卽是願一作配分於是桑生昌言於時賢不旬辰之內凡京國重位名士皆造羣門同力申薦代宗聞其名召見一拜拾遺累官至鄭滑節度使

大宗謂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絕一曰博聞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辭藻五曰忠直圖形凌煙閣年八十

一終

清泰朝李專美除北院甚有舟楫之歎時韓昭裔已登庸因賜之詩曰昭裔登庸汝未登鳳池雞樹冷如

冰如何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飯僧。

長興四年。李遇奏尹拙自著作佐郎除左拾遺直史館。諫官直館自拙始也。邇後畿赤尉稍不登矣。

王居敏爲秦王六軍判官。素不協意。及從策擁兵之際。與高鞏並轡。指日影曰。明日如今。已誅王儉事矣。史洪肇嘗與大臣飲於寶貞固之第。以夙憤激蘇逢吉。舉爵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至如毛錐子。安足用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鎗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肇默然而散。自此蘇史有隙。

陽邠起於小吏。及爲相。常言曰。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於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自此後始不在清議。

王師範。非名族。世承姑息。及其死也。而無辭。輒有長幼之序。三川之士多焉。

漢隱帝賜諸伶錦袍玉帶。史肇奪之。還官曰。健兒戍邊。寒暑未有優卹。爾輩不當也。其凶戾也如此。然至理得中。

武皇嘉明皇之功。以其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於帳下。故兩河間目爲李橫衝。

于鄴除工部郎中。時尙書盧文紀諱業。甚不平。陶鑄欲請換曹。其夕鄴雉經。盧尙書貶石州司馬。于盧之器固小也。然過在執政。

趙光逢爲司徒致仕。光裔入相。有日。省問其兄。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端靜也。

如此。

葛從周有殊功。鎮青社。人語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

楊尙書昭儉。退居華下。自題家園以見志。曰。池蓮憔悴無顏色。園竹低垂減翠陰。園竹池蓮莫惆悵。相看

恰似主人心。

近有鍾離令王仁岫。善功算。因集八卦五曹算法云。用十二文牌子布位。先須正坐其身。以坐位便居北方也。每牌子拘一位。每位從一至十起。坎爲初巡。指八方。以方爲首。八卦旣畢。卻取其陰。橫九豎十。積爲前位。常以九九正文。顛倒呼命。瞻前顧後。逐位取了。須是明其九九正文。進退精熟。方可入於諸法。次第加減。一位因望折倍減。五門不雜於五曹。五曹秤尺地倉金。五數悉通於一位。或遇前後隔位。卽以辰次而空之。或遇除減併繁。別以閏牌而貼之。摠而存亡除留。自然明其向背。旣轉移而得理。則絲忽而無差。但用諸法徑門。取其簡要。若類鼓珠之法。且凝滯於乘除。此法乃至開方立方求一立一。皆可通其體例耳。

法眼姓魯。雪峯姓曾。或問雪峯師何姓也。答曰。魯人不繫腰。卻問法眼師何姓也。答曰。雪峯繫腰帶。

盧文進。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入絕塞。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燦然。問蕃人云。所謂筮卻日也。以此爲常。頃之。乃明。方午也。又云。嘗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

後唐太祖嘗隨火征龐助。臨陣出沒如神。號爲火龍子。

王審知起事。其兄潮唱首。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廟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

梁祖初革唐命。譙於內殿。悉會戚屬。又命葉戲。廣王忽不擲目。梁祖曰。朱三。你愛他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穩否。於是擲戲具於塔。抵其盆而碎之。

劉坦狀元及第。爲維揚李重進書記。好酒。李常令酒庫。但書記有客無多少。供之。尋爲掌庫吏。頗恠之。須索甚艱。因大書一絕於廳之屏。上云。金殿試迴新折桂。將軍留辟向江城。思量一醉猶難得。辜負揚州管記名。未幾重進望日復謁於坦。讀之。忽悟曰。小吏恠酒於書記也。立命斬之。坦不懌。凡數月。悔而成疾。

正衙宣樞密使制。自周祖始。漢隱帝嗣位之初故也。

有米都知者。伶人也。善騷雅。有道士。故西樞王公朴嘗愛其警策云。小旗村店酒。微雨野塘花。梁補闕亦贈其詩云。供奉三朝四十年。聖時流落髮衰殘。貪將樂府歌明代。不把清吟換好官。近有商訓者。善吹笙。亦籍教坊。爲都知。能別五音。知吉凶。復得畫之三昧。山水不下關李。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爲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馬全節爲鄴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欄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避避之。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恭。勿讓也。州里榮之。

孫光憲從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嘗遺水仙花數本。植之水器中。經年不萎。

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背曰。兒將來國之梁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鵝鵝酒。卮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李亞子。

楊惲內侍。字道濟。僖皇末。權樞密。出爲浙西監軍。朱梁篡後。竄身投武肅。居越中。長八尺。有黃白法。善壬課。事饌至精。四季皆燂厨。手寫九經三史百家。用蒲薄紙。字如蠅頭。年九十餘卒。

四明人胡抱章。作擬白氏諷諫五十首。亦行於東南。然其辭甚平。後孟蜀末。楊士達亦撰五十篇。頗諷時事。士達子舉正。端拱二年進士。終職方員外郎。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赦。內外羣臣職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與改里鄉名號。

僞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尙書。麗文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譏之。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騎獵爲業。胡人三十輩於大山中。見飛鳥甚衆。鵠鳩於一谷中。衆胡就之。見一小兒。約纒二歲已來。衆鳥銜果實而飼之。衆胡異之。遂收而衆遞養之。成長求姓。衆云。諸人共育得大。遂以諸耶爲姓。言朱耶者訛也。

天成中。帝謂侍臣曰。自古鐵券。其事如何。趙鳳對曰。此則帝王誓文。賜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祿。帝曰。先朝

所賜。惟三人耳。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之危疑。事慮朝夕。嗟歎久之。趙鳳曰。帝王所執。故知不必銘金。鏤石。帝曰。敢不深誠。

忠懿王在錢塘。顯德中有民沈超者。負罪逃匿。禁其母。凡百日不出。及追妻鞠之。當日來。首判之曰。毋禁十旬。屢追不到。妻繫半日。不召自來。倚門之義稍輕。結髮之情太重。領於市。心軍令處分。又大貂曹公鎮青海。有盜魁累犯當死。皆會赦。至公在任。又犯。有司以赦文舉之。公判曰。三遇赦文。天子之恩。合免。屢爲民患。將軍之令必行。乃從極典。

陶穀。小名鐵牛。李濤常有書與之曰。每至河源。卽思令德。唐彥謙之孫也。以石晉諱。改姓焉。

南部新書。宋錢希白撰。子明逸序。事實千列卷十。多唐時五代軼事。世所傳者。多摘錄之本。洪武間。有清隱老人跋。謂與蜀本不同。此所有者。蜀本不載。彼所載者。此又不收。以曾公類說所收事實校之。今本所無二千餘言。事實五十有一。作補遺。又以類說省文。所言甚節。以俟舊本訂正。則此書宋槧已絕。久無善本可知矣。是編乃邵君朗仙從吳門士禮居黃氏傳抄者也。黃氏藏書富甲吳郡。邵君博學嗜古。所抄多絕無僅有之書。是編自甲至癸凡十卷。共八百五十七條。與四庫總目所稱八百餘條適合。間有脫誤處。如半隱亭脫十一字。柳公權筆傷脫一句。靈隱寺桂脫一行。至藻笏末三句。誤入下條。裴謂作裴謂。休澣作休輪。石斛作石解之類。俱照黃君琴六所藏趙清常校本訂正。語兒梨一條。原本兒鄉上屈雲峰。謂疑脫因名語三字。黃武以下舊本別作一條。黃琴六謂卽語兒梨。

錯簡應并作一條。月當作年。魏明年當作魏明帝。今皆注本條之下。以見校訂之苦心。昔趙清常服望館吳匏菴叢書堂俱未見全帙。今得是本。亦可無遺憾矣。嘉慶甲子冬抄虞山張海鵬識。



碧雲駮

梅堯臣著

本館據陽山顧氏
文房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碧雲駮

宋 宛陵梅堯臣聖俞撰

碧雲駮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吁哉。

呂夷簡引用醫官陳巽。雜亂士人始也。

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諫官將言。乃出之。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傲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時蕭定基爲殿中侍御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滿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聞外有河滿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歌於殿上。旣而貶之。時有語曰。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趙楨納賄中官羅崇勳。而引爲樞密副使。任布援楨之迹。又因見宰相曰。布昨知魏府。經南郊賞給。軍人平帖無言。前知府狄樂以南郊賞賜不時。軍人喧噪。樂歸。今爲美職。某不合使軍人平帖。歸守給事中。班人多哂之。遂亦緣此爲樞密副使。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戲曰。天休走卻爺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其不知羞。

愧如此。

范仲淹收羣小鼓扇聲勢。又籠有名者爲羽翼。故虛譽日馳。而至參知政事。上自卽位視羣臣多矣。知仲淹無所有厭之。而密試以策。觀其所蘊策進。果無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喻令求出。遂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因不復用。後爲鄧青杭三州專務燕游。其政大可笑。自謂已作執政。又知上厭之。不復收羣小籠名士。故底裏盡露也。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范姓。遂與仲尹連名。及爲諫官。攻呂許公而得罪。仲尹亦遭逐。仲尹自中書錄事出。合爲供奉。許公怒。仲尹刺探事。令仲淹知。故抵與三班借職。自此家破。曩大有貲蓄。已爲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范仲淹略不撫其家。賈昌朝娶陳堯咨女。女嘗逐母夫人入宮。遂識朱夫人。昌朝旣貴。又因朱夫人而識賈夫人。謂之賈婆婆。昌朝在府。政事多內相關應。故主恩甚隆。昌朝與吳育論事不平而出。因賈婆婆獲厚賜。然遭新相於上前。言賈婆婆上稍厭之。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爲文彥博父洎門客。貴妃認堯封爲伯父。又欲上大夫爲助。於是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又爲秋遷。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鎬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國家了事者。日日上殿。無

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軍至。則鎬已破賊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彥博殿上面條奇錦事數件。質於上皆實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高若訥母兄楊若拙官宮中。因之附中官進也。

夏竦雖因中官楊懷敏。然自東宮主深知矣。龐籍與文彥博爲婚姻。遂得舉。後爲悍妻因貧而敗。遂出守本官知鄆州。孫沔緣籍親。又因中官石全彬而進。至樞密副使。沔與妻邊氏俱淫濫。世人言沔已爲穢矣。籍欲與之地。令取南蠻。沔至嶺下。稱疾不敢進。後因狄青破賊有功。初沔受秦州。而怨諫官彈其穢跡。稱疾泊舟南京。上章求徐州。實以觀朝廷意。陰結中官與龐籍相助。於是上遣尙醫視疾。令中使押往。沔厚賂中使及醫官。曰。實病。既聞儂賊擾南方。乃入京去。赴秦州。龐籍上言南方非沔不能成功。乃南征。未行。沔在大佛寺安下。其妻曉夕在籍家。沔曉夕在南省前陳家。通陳之妻陳氏。沔之外生。既受沔奏爲齋郎。沔又奏陳子掌南行機宜。歸又奏爲職官。南方効力有考第者。不過得縣令。人甚嗟恨之。狄青與文彥博同鄉人。青在定州。彥博令門客往游索。青遺之薄。客歸。彥博以書責青。再遣客往謁。青於是厚遺之。明年。青建節知延州。彥博又令客詣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合奏異姓一人。當以客爲請。青遂奏客爲試校書郎。會伐蠻賊。驚走歸洞。乃除青爲樞密使。劉沆亦因張貴妃而進。

參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觀據案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於是京師知其謬。時赴上才五日，朝廷知之，亟罷觀，落知制誥守杭州。杭州苦其謬政，曰：舍人文字似政事者也。

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迹。時號草頭木腳，隱語其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司使揚察而下，皆受其慢罵，而貨賂公行。甚於李林甫，除改輕重欺昧，又過之。殿中侍御史馬遵、吳中復、呂景初，極言其過。羣閣於左右，或展後，揚言御史掇拾宰相。自此誰敢當者？中官傅宜閣門，明日隔御史。遵曰：昨日閣門進名，已許上殿。今日班次至而止之，必有蒙蔽聖聽而爲梁適者。請中官奏，臣不敢退。中官曰：只知傅宜，不管附奏。遵等曰：某不退，閣門人已喧。上亦稍知，令宰相召御史，卽廕舍問所言何遽。遵曰：御史言宰相過，前時不具陳根抵者，非謂不知始末。蓋言之則宰相不可須臾施面目，況此處乎？所以未暴露，蓋爲朝廷惜體，不可使四方聞宰相犯賊。今若須陳述根源，乞歸臺作文字，明日上進。於是遵等歸，條具日月姓名及物多少。適守本官知鄭州。左右中官尙復揚言主上不聽，然猶恐遵等窮極其事，於是亦出御史。適知宣州。景初通判江寧府。吳中復通判虔州。俄而適又營求內降爲觀文學士。知秦州。內降既出，丞相未見，而堂吏李曰宣、張永壽竊開其械。於是泄漏人知。知適之除觀文內降矣。丞相惡之，黜曰：宣湖南縣令，永壽判司，御史皆移官。遵京西轉運使。景初知衛州。中復知池州。初三御史之出也，中復裏行不可帶出外，欲令落裏行字。守主客員外郎知制誥蔡襄封回詞頭，以中復等出無名，不可撰詞，乞付他舍人。

必料亦襄執正無敢當。遵以熟狀出敕而除之。



編主五鐵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書新部南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700三

新

二

益



33

4

2848